

T 5419/1125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與李中麓

濱行冀得再會少盡請益之情不意公冗私纏遂成

左隔都門回首豈勝悵然吾人此生惟此一大事吾

兄既已見得及豈宜復爾悠悠古云不雜學故精吾

兄天性如許聰明凡所學習便能悟入不可及處在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十

一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十

此受病處亦在此蓋纔能入便得趣纔得趣便難歇
手不可以不早辨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臯夔稷契
之才不相兼而用蓋人之用心一則精二則雜吾人
些小精神視昔堯舜稷契何如全體收攝打歸一路
猶恐不濟事而乃欲泛泛然徧其所不能徧兼其所
不能兼之務亦見其惑矣此中不無有心病畢竟是
好名好勝念頭未能忘却雖種種力行好事只在氣
魄上支持種種談說妙義只在想解上湊泊轉轉周
羅反從勝心裏增起一番藩籬終身未見有出頭期
也若是真爲性命漢言下便有決烈便須通體放下

以求日新寧忍更作有漏因果甘心墮落爾耶所議
官中事體見兄意象紛紜疑根未淨畢竟在名色上
轉在對筭窠臼裏作活計要之還是致知格物之學
未盡明透此學鍼鍼見血不涉皮毛真是真非本來
明白隨所感應條理自見譬之赤日當空容光必照
魑魅魍魎從何得來此原是聖門直截根源一了百
當後儒却被聞見知解纏繞自討繁難所以信不及
相沿既久被他終身埋沒不自覺耳

答羅念菴

前奉手書玄潭之會同心翕集精義盎然顧鄙人遠

在千里未緣參次過承注念尤見道誼之懷細讀來教知日來于此件事煞有着落吾道何幸但此中不可生證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卽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于此處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爲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固知吾兄見處圓融雖精神着到而不着一物然纔有執着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比之流轉馳逐雖有不同其爲未得究竟法則一而已兄且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

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迺忘于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雙江丈來書見教立本之旨于良知誠有所發但格物處尚須有商量所謂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工夫則格物在于致知矣不肖虛實相生之云本無深說良知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格物是致知之實合內外之道也致知不在格物便是着空因兄見示已曾有簡請質并達雙江豈期尚

未至耶有未當心不惜頻教求正之願也

答羅念菴

再領吾兄至日所惠書始知冲玄爽約之因人事相羈有如此發洩太多卽係馳逐意兄蘊此一見遂欲一味求省襍事并以此爲多事故托而云云爾耶伏讀來教云與雙江公對證于隱約中忽有開豁勘破平日十分分曉終落道理中去與已不干兄於見在可謂真有受用處矣但未知所放下是何物所湊泊是何事冷靜與熱鬧終是對治法門尚涉意見安排然亦不可認定纔有認定便生執着之病幸密察之

荆川數時來于此件事甚着緊一切伎倆儘覺灰心欲與兄對證之願亦甚切當以兄所得語之亦一快也

與羅念菴

冬底荷兄惓惓垂教并誨言懇款兼賜揮洒歸途展玩如見羨墻兄見在行持曲盡物理已知不落格套誠經綸之實際但云見在良知必待脩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尚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或亦矯枉之過也這些子似若不打緊千

古學術主腦毫釐之辨關涉不小故復以請正于兄
當在所諒察也得緒山兄書云與兄商訂年譜已有
次序學術事功須混作一項提掇學術處詳明曲盡
而于事功種種應迹正是此學術下手處使人讀之
則可以默証此學之精微方是傳神手筆不知兄以
爲何如先儒誌狀之外或年譜遺處皆有各人補傳
別誌凡兄所的聞如與周龍江云云等類還望作一
補遺發明這件事使後來有循據不致漫地抹過亦
吾人之責也均役事歲終想已完結蓋爲鄉人作數
十年福緣不得不以身任之然此亦是一時應迹根

極性命宗原則百尺竿頭所進還復有着脚處古云
打破虛空未可盡委于外教之寓言也茲因南玄乃
子可立趨謁之便肅此附候兄念故人之愛自能訓
翼以庇之使有光于世德也

與羅念菴

貴省自廓翁捐背後青原復古諸會所荒落殆甚諸
友俵俵若無所歸固知此輩未必盡發真心未能盡
爲性命然風聲鼓動彼倡此和主盟斯道者不可無
人一人倡之衆人從而和之已而倡之者衆和之者
益衆所謂道誼由師友有之義重聚樂求此道之不

明不可得也若各各離居火力不聚漸至烟消寢成
灰息求此道之明亦不可得也吾兄素行超卓真純
粹白同志素所信向乃今閉關多年高卧不出于一
已受用得矣如世道何兄見此輩發心不真遂生厭
離不如自了性命于計爲得且見荆川出山大業未
究遂有所懲益堅遜世竊計此亦過矣大乘禪宗尚
不肯作自了漢况兄平生種下萬物同體真種子世
間痛癢素所關心天機感觸隨處生發豈容自己若
果夙疾未瘳不妨隨時休息况穎泉憂居不忘家學
春秋會時還望爲衆出關將身擔當此事以爲之倡

務各各以實行相觀法不徒知解辨說滋長虛見使
諸會所燁然脩明有光舊業庶不枉大丈夫爲此一
大因緣出世一番耳弟雖老矣不敢不如期趨晤共
効切劘之助固吾人分內事也聞督學不喜講學而
獨敬信吾兄此公人品非凡流若果人人如兄無係
籍假道之嫌彼豈甘心作惡也哉是知榮辱在于自
召真假可以立決困衡徵發可以喻作未必盡彼之
過也但春風長養秋霜肅殺士生于世中材者多養育
則易成摧折則易敗亦時使然也司化權者不可不
慎亦望兄隨機䟽理挽回造化固一體不容已之情

也何如何如

與羅念菴

去秋聞兄染痰癩之疾手眼有癱攣處不勝驚念頃會艾陵云兄大體已平復右手微有拘掣略妨揮洒豈熙熙穆穆入神之技上天亦有所忌耶吾兄身雖處于關中心未嘗不與海內同志相應不肖受兄之愛何異骨肉其所期望不但爲完行君子將使直超三代以上爲此學之宗盟而不肖亦豈忍安于自足以負海內諸兄之望文王尚小心翼翼亦臨亦保况吾儕乎自今以往尚期時時收攝求以自淑亦不敢

更作言語抹過也病中更有新得望不惜一言指示兄舊時未信見在良知之說關中鍛鍊情義更覺何如享用見在固涉籠侗不信見在又將何所用力耶

與孫淮海

我公信道力學爲道林波石二兄入室宗盟楚侗兄亦時時傳誦高誼無由聚首一談徒有耿耿近見我公應酬諸作其曰寂感人心也雖寂而未嘗不感雖感而未嘗不寂謂之一貫譬諸洪鍾含聲明鏡蓄照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適中天則應已不畱非擬議形迹可逮本體在此工夫在此天地萬物有不能違

焉後世學術或失則內或失則外遺事以求心將無入於空滅逐吾心於事物將無陷于支離此數言深契先師格致之微旨可謂得其髓矣世傳當局者有不喜講學之說愚切以爲不然講以身心與講以口耳先正常有辨矣雖有褊心之人未嘗非顏孟毀周程吾人所當自省若夫沉痾詞章之陋習囊珎二氏之餽餘甚者竊講之名號以傳呼于人因爲矯跡希寵之具母乃緣堯舜之聲稱作桀蹠之嗃矢耶彼偏諛者旣不馴於宮墻而屬詐者復自叛于大道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惑焉審若是吾人視之且汗顏媿心

之不暇况諸公以高明臨之固有不能遁其情者矣雖然當局者處勢重屬望隆一言向背世道從違所關且道學名號非盛世所宜有先朝殷鑒淑慝昭然導之使從猶恐其不吾信况從而抑之乎諸公雖無抑之之心不幸有其迹矣世人不原其心而泥其迹將循覆轍而懲後車不可以不慎也

與耿楚侗

聖天子童蒙之吉柔中臨之於上元老以剛中應之於下剛柔相濟德業日彰吾丈遵養逢時帝心簡在舍講學無可報稱竊意養蒙之道不在知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識伎倆只保全一點純氣弗爲外誘遷奪便是作聖之功外廷公卿進見有時日處深宮食息起居不得不與中官相比昵勢使然也邇者元老有帝鑒獨中官無鑒似爲缺典閒居無事纂輯歷代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錄爲中鑒間以數語引而伸之開其是非之本心警以利害之隱機使知所懲發若得此輩回心向主比之外廷獻替功可百倍非吾丈苦心知我愛我未必不以爲迂或以爲過計也錄成托龍陽奉覽若以爲有補世教須吾丈以數言弁首刻布以傳此固杞人憂世之微忱也聞京師已復同志

大會乃吾丈與一二同志倡之浣慰可知曾見臺時相會否此可與性命相許之友古云供千僧不如一羅漢求友之心無間出處惟丈自愛先師從祀一節知元老注念事在終濟平泉以病去履菴同志可無差池幸吾丈上下周旋多方以贊成之固所自盡也

與耿楚侗

去冬具尺一奉候未知已達記室否我公出處係世道之污隆吾道之盛衰非苟然也道有本學有要嘗憶公云此件事只從見在一着取證原無閒忙之別我公家居時是閒景今捨身應世萬變擾擾是忙景

若於此畧起忻厭平等不來便是分別心未忘古人
日應萬變心常寂然此是吾人見在受用處知公勘
破久矣區區近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
晝夜人所不免此之謂物化若知晝而不知夜便是
溺喪而不知歸可哀也已孔氏云朝聞道可以夕死
道無死生忘死生而後超之吾人見在得喪稱譏榮
辱好醜有一毫忘不盡還有分別心在總是未聞道
未可以死也無閒忙卽無死生不待三十日到來始
見所謂見在也幸密察之

答耿楚侗

領手教始知公已從大江而返所示論學啓稿以爲
一息苟存欲求無忝知公惓惓憂道之心不以在疚
爲緩中述定字不遷之意以爲二本謂明照原是一
貫若謂相去千里提掇不太重耶謂區區深然之意
爲過並將自己之心看作標末謂喜怒時更有不遷
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不遷原旨先師謂顏子不
遷有未發之中始能此亦權法夫未發之中是太虛
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
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爲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
矣良知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義非以爲從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
至于昏昏懂懂也不肖之意亦非欲人極深一步領
會不識不知良知之體本來如是非可以深淺高卑
抑揚而論也不達此一關終落見解分疏終未歸一
在定字亦未脫此窠臼山堂夜話明鏡之喻已是太
煞分明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卽是無往無來
若謂有箇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
明之旨矣若此義明則公所示種種分解引證又爲
剩語可無辯也公見教謂不肖欲人破除毀譽第可
與高明好修者道令其逼真入微不審其志而猥以

爲訓則非所宜然近來學問惟是辨志一着皆懇切
爲人語不敢不領悉讀尊翁事畧知發祥有自隱行
如此令人傾慕徐當據畧作小傳以發潛德之光亦
以盡通家情分也

與馮緯川

別來忽踰歲道誼之思彼此所同日與敬吾湛泉栢
菴諸兄相處更當有入微用力處此件事須耐心從
萌芽養起纔從氣魄上湊泊知識上解會皆是採枝
摘葉工夫雖使功業盖世根脚不穩終成墮落先師
嘗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淖泥中脚起脚陷須有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超逸之足始能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
能消滅人善根千萬珍重

答馮緯川

令姪至領手教知自反深切所見卓然其論慈湖不
起意之說若有取於鄙見且以相師之喻爲有補於
慈湖未盡之旨可謂虛受哉來教不起意者正以致
其不學不慮之良知不起非滅也千思萬慮莫非天
則之流行動以天也此正是變化云爲生生化化之
機而謂之寂滅死硬物也豈足以知楊子乎此千古
入聖之秘藏兄可謂得其髓矣來教謂區區以正心

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若過于分疏非敢然
也人之根器原有兩種意卽心之流行心卽意之主
宰何嘗分得但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
善無惡之意先天統後天上根之器也若從意上立
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
天復先天中根以下之器也區區先後合一之宗正
是不可分之本旨兄之所言是也不得已而有分者
乃爲兩種根器而發亦權法也近溪會語發明中庸
未發之旨自是近溪所見未免過於分疏其云解離
塵俗覺得澄湛安閒不爲好惡馳逐却將此體涵泳

夷猶率爲準則依據此非但認虛見爲實際縱使實見亦只成二乘沉空守寂之學纔遇此子差別境界便經綸宰割不下曾謂吾儒經世之實學而可作如此見解耶先師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論有事無事只是一個致良知工夫統括無遺物是良知感應之實事良知即是心之本體未發之中也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動靜者所遇之時定卽良知之體也近溪所見還從禪宗來吾儒致知格物之旨尚未瑩徹塵俗卽事好惡卽物原無可離若此體涵泳夷猶率爲準則未免二見一居塵出塵卽好惡

而無所作方是吾儒合一指訣吾兄所呈菴中獨坐了了光景只是氣機偶息與中庸立本之旨不同謂從靜景息塵尋個端倪則可謂一部中庸全在此則不可兄之所言是也前後味兄見教于先師良知之旨可謂篤信然尚未免依通解悟若是徹悟只寸鐵傷人更無許多刀兵可弄也白沙靜中端倪之見乃是堯夫一派與先師致知格物之旨微有不同此非副墨所能盡何時與兄山堂對晤究竟此言也

答吳悟齋

首秋領兄鎮江發來書疊疊數百餘言辭嚴意懇惟

恐吾人緇于習染陷身於有過重爲此學之羞世之
疵詬講學者不特暴棄之徒指爲口實雖賢智同講
者亦且病之真如洊雷驚耳令人脩省之不暇非兄
直諒誼深篤於一體之愛能如是乎佩服佩服細繹
來教所論致知格物之旨尚有可商証處此古今學
術同異之辨苟徒譽言相酬以示無逆似反以薄待
兄非捶撻相期一體之初心也敢舉崖畧以請 來
教云園中對晤信宿多所悅服其畧牴牾不在本體
上正在行持保任上千載學脉原自昭明學者不自
昭朗耳意謂先師提點良知令人言下直見本體若

無難者學者只緣在格物上看得太輕忽於行持保
任工夫使人不信其行并不信其言不若一等高明
操勵之人猶足以立此身於無過之地是則然矣乃
不肖所欲汲汲求正之意却正在本體上是非忽於
行持保任也真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
已不復爲習染之所移譬之飲食養生真知五穀之
正味則蒸漉漬糝自不容已不復爲雜物之所汨凡
溺於習染者不知貞明者也淆於雜物者不知正味
者也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
只是致良知良知不假學慮生天生地生萬物不容

自己之生機致良知是求慊於心欲其自得也苟不
得其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強勉操勵自信以爲
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底只成義襲之學豪傑
而不至於聖賢者以此古今學術同異毫釐之辨也
來教謂文公篤信舊聞不敢自立知見故以窮至事
物之理訓格物推極知識訓致知所謂窮理者易文
也知識與良知之旨未嘗差別是義也先師與人論
學書區區與雙江議辨言之詳矣吾兄殆忽而未之
省耶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心一也以其全體惻
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

言謂之理以其明覺而言謂之知仁極仁而後爲窮
仁之理義極義而後爲窮義之理不外心以求仁不
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繫辭所謂窮理兼
格致誠正而言聖學之全功也故曰只窮理便盡性
以至於命若專指格物爲窮理而求理於事事物物
之中不惟於繫辭之義有偏亦非大學之本旨矣心
之知一也根於良則爲德性之知因於識則不免假
於多學之助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果信得良知
及時則知識莫非良知之用謂吾心原有本來知識
亦未爲不可不明根因之故沿習舊見而遂以知識

爲良知其謬奚啻千里而已哉 來教云格物者吾
心靈明上格天下格地明格人物幽格鬼神大而五
典小而三千三百無不貫通透徹無有內外無有動
靜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曰體物而不遺曰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皆所謂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實地吾儒所
以異于禪家者此也此說似是而非蓋緣平時理會
文公或問慣熟宛轉通融附成已見即天地之所以
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物理固非度外人倫尤切於
身之意也先師自謂格物之旨其於或問兩作九條
之說皆已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而作用不

同特毫釐之差耳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求端用
力之地果何所事事耶良知不見不聞微而顯以體
天地之撰而後謂之格物良知無思無爲寂而感以
通天下之故而後謂之格物致知在格物而格物本
于致知合內外之道也其曰儒佛之異在於格物則
誠是矣但未知作用之同與否果何如耳佛氏遺棄
倫物感應而虛無寂滅以爲常無有乎經綸之施故
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孰謂吾儒窮理盡性之
學而有是乎大人之學通天下國家爲一身身者家
國天下之主也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發動知者

意之靈明物卽靈明應感之迹也良知是非之心天之則也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物格則知至矣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不出好惡兩端是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毋自欺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辟矣身之修也好惡同於人而無所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其施普於天下而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爲之之要經綸之用也 來教云某之所謂格與陽明所謂格者稍似而不相似大都悟入之途雖異而所悟之宗旨則同某之格與晦庵陽明

之格二說皆具不必專主此說爲是而盡謂彼說爲非兄欲調停兩家之說使會歸于一自謂已之格二說皆具其用意誠厚矣但未知所爲稍似而不相似與所悟之同異果從何處得來文公云天下之物皆有定理先師則曰物理不外於吾心心卽理也兩家之說內外較然不可得而強同也孟氏云規矩方圓之至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圓而方圓之理舍規矩孰從而定之哉縱得其情亦不過多學之億中耳其於屢空之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無方圓之規矩而天下之方圓從此而出相去何遠哉此入聖之微

機無典要之大法不可以不察也或謂心之良知非假事物之理爲之証師心自用疑於落空此正所謂毫釐之辨也夫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目備萬物之色耳備萬物之聲心備萬物之情天然感應不可得而遺也目惟空始能鑒色耳惟空始能別聲心惟空始能類情苟疑其墮於空也而先塗之以黑白聒之以清濁淆之以是非存爲應物之準豈惟不足以取証聰明塞而睿知昏其不至於聾瞶而眩者幾希矣此學公於天下公于萬世非一家私事望兄舍去舊聞虛心以觀兩家之說孰是孰非必有的然之見

有不待辨而自明矣 來教云今時講學之弊有二其一以良知本來無可修証纔欲修証便落二乘其弊使人懸空守寂截然不着事物工夫其一以知卽是行一切應迹皆可放過其弊使人見這光景自以爲足不復修行乾沒於僞欲而不自以爲非是看格物爲不要緊工夫二者緣於良知本體未曾徹悟非教使之然也此二者之弊世間無志甘于染習與稍有志而徃近利泥虛見者或誠有之先師設教之旨與吾人相與講學之意則殊不然兄以爲傳流之誤雖若爲吾人出脫罪過亦時使然也良知不學不慮

本無修証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乃無修証中真修証也若曰懸空守寂無所事事則格物果將何所屬耶知卽是行非謂忽于行持正以發不行不足謂之知之意使人致謹於應迹也若曰見這光景自以爲足沒於僞欲而不自知其非烏得謂之良知也哉末謂緣于良知本體未曾徹悟可謂一句道盡乃復曰不在本體上不自相牴牾也耶 來教謂區區所議文公讀書窮理尚隔幾重公案爲過情持此進修可以寡尤不失爲躬行之君子若倒這公案任意糊塗其

弊爲無忌憚之中庸講者多不修修者多不講總於大道未聞也夫千古聖學惟在理會性情舍性情則無學未發之中性之體也其機在于獨知之微慎獨卽致知也此修道之功復性之基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孔子稱回之好學惟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其用功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未嘗求之于外可謂約矣子貢從事于多學而識以言語觀聖人夫子誨之曰汝與回也孰愈蓋進之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乃子貢一派學術濂溪主靜無欲之旨闡千聖之秘藏明道以太公順應發

天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迤相傳授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此學脉也文公爲學則專以讀書爲窮理之要以循序致精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法程門指訣至是而始一變迨其晚年自信未發之旨爲日用本領工夫深悔所學之支離至以爲誑已誑人不可勝贖若文公可謂大勇矣或謂先師嘗教人廢書否不然也讀書爲入道筌蹄束書不觀游談無經何可廢也古人往矣誦詩讀書而論其世將以尚友也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學于古訓所謂讀書也魚兔由筌蹄而得滯筌蹄而忘魚兔是爲玩物喪志則有所

不可耳較之程門公案已隔幾重回賜之所由以殊科也兄謂守此進修可以寡尤此固然矣然必有志而後能守苟甘於暴棄無所忌憚雖有公案且將視爲長物孰從而持躬行君子必本於慎獨道修性復始可謂之躬行若依倣古人之迹務爲操勵以自崇飾而生機不顯到底只成義襲作用非孔門之所謂君子也講學正所以修德改過遷善講學之事也若曰講而不修所講又何事耶 來教欲吾人翻槽洗臼從格物上講明以身爲教無俾良知爲空談學者有所率循中人以上者由之可以超悟下者亦可不

失尺寸此昔賢忠告之道敢不祇領孟氏云百里奚之適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干主之爲汚也賢者與鄉黨自好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不動情于毀譽自信而是舉世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若鄉黨自好不能自信未免有所顧忌以毀譽爲是非于是有違心之行其所自待者踈矣不肖於師門晚年宗說幸有所聞數十年來皇皇焉求友於四方豈惟期以自輔亦期得一二法器相與共究斯義以綿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此學原爲有志者說爲豪傑者說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者亦容有之或任氣魄承當或從知解領會或傍名義恃以爲清脩或藉玄詮負以爲超悟或鄙末學之卑陋侈然自以爲高或矜舊見之通融充然自以爲足種種伎倆有一於此皆足爲障道之因此豪傑之病也夫道有本而學有機自萌蘖之生以至于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于洋溢終始條貫原無二物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千古聖賢之學脉也凡可以言顯者大旨不出于此若夫不可以言而顯者在兄默成而自得之此固報施之情亦播揅相期之初心也

龍谷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答吳悟齋

再領手教疊疊千餘言反覆開論宛如面命且將提其耳而誨之世之相愛孰有如兄之懇到者哉感慰何可云喻兄自謂于陽明先師始若仇敵一變而若吾宗師不期親而自親始疑而終信乃深此豈世人依托名義藉其聲援者可得比而同哉然竊窺教意尚覺於師門宗說契悟有所未盡未免憑執已見強爲差排故於不肖所請之說亦未免牴牾有所未合非漫然同異而已也所謂未盡之旨大端有三曰良知心之本體曰知行合一曰意之所用爲物先師一

生苦心精密校量簡易浩博自謂可以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千古學脈也何謂良知心之本體良知者性之靈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只此二字足以盡天下之道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兄謂吾心原自有一片不見不聞無思無爲明白地乃人之靈氣結而爲心所謂中也當是時何有良知可言若良知則是此點靈氣微顯之機寂感之通乃人之生機故曰良知良能皆屬用非靈根也此正所謂後儒之餘嗜特異其名耳夫心無動靜故學無動靜後儒以不見不聞爲已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所不知屬靜以獨知爲人所不知屬動或又以不見
不聞爲天根獨知爲天機是即動靜之說也若先師
之意則以爲不見不聞正指獨知而言微之顯誠之
不可掩也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前未嘗
別有未發者在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易稱
復其見天地之心程子謂動見天地之心非耶邵子
指天根亦以一陽初動而言蓋窮上反下一陽初動
所謂復也天根如樹之根天機如根之生意名雖異
而實則一不可以動靜分疏若以天根爲未發之體
天機爲已發之用分動分靜存養省察二用其功二

則支而離矣兄自謂初悟時其于此一片明白地皎
皎然在其會中亦且三月其後不能行持保任漸漸
磨滅恨不能再見此也兄平生以此學自任一二十
年勤苦脩鍊不肖豈敢以未證爲證致議于兄然竊
窺兄之樊尚未免以光景爲妙悟若存若亡入於恍
惚杳冥而不自知所以有漸漸磨滅之恨終是信良
知未及良知是斬關定命真本子若果信得及時當
下具足無剩無欠更無磨滅人人可爲堯舜不肖以
爲千聖學脉非誇言也 何謂知行合一有本體有
工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謂之知

心之良能謂之行孟子只言知愛知敬不言能愛能敬知能處卽是知能知處卽是能知行本體原是合一者也知之真切篤實處謂之行行之明覺精察處謂之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因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故有合一之說知非篤實是謂虛妄非本心之知矣行非精察是謂昏冥非本心之行矣故學以不失其本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而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體故事親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孝事兄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敬應事接物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條聖異于後世之知而不行行而

不知入於虛妄昏冥而不得其本心者也夫知行合一發于先師而非始于先師中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便是孔門知行合一真指訣孟氏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智與聖知行之謂也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引弓發矢巧力俱到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言中此合一之說也先師曰致良知良知是知行之本體致是知行之工夫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先師一生教人喫緊處只有在格物三字吾人一生學道切要處亦只有在格物三字此儒

釋毫釐之辨未嘗以爲易而忽之然所謂格物者合
知行工夫而後謂之格若以良知本體屬知以致知
工夫屬行知之體圓易于流動而不居格則有矩存
焉格物者行其所知也謂今之論學者只在知上發
明未曾在行上發明則是能知而不能行知行分而
爲二所以有不在本體上正在行持保任上之說自
謂在格二字討得明白而謂鄙人之說纏繞反成穿
鑿亦無怪其然也 何謂意之所用爲物大學之要
務於誠意誠意之功在於格物誠意之極在于止至
善止至善之則在于致知一也心之虛靈明覺所謂

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也謂
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意之感動必有
所用之物有是意斯有是物無意則無物矣良知者
寂然之體物者所感之用意則寂感所乘之幾也有
物必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
物者致吾心良知之天則于事事物物之中也吾心
之良知所謂理也物得其理之謂格正感正應不過
其則則物得其理矣故曰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
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
者格物也如好好色謂之爲善如惡惡臭謂之去惡

戒自欺而求自慊惟在察諸一念之微所謂慎獨也
舍慎獨之外更無所謂格之之功矣若曰何在非物
何在非格當克已卽克已克已一物也當窮理卽
窮理窮理一格物也當感應卽感應感應一格物也
格於上下上格天下格地也有耻且格格君心之非
明格人物也神之格思幽格鬼神也則是未有是意
先有是物善何從而爲惡何從而去且意無所用又
何從而用其致知之功乎天地間只有一感一應而
已應感是誠意真脉路不可須臾離也克已窮理正
是爲善去惡乃誠意日可見之行而槩以當字並舉

而貫之含糊泛漫不知何取於義而云爾也至于天
地人物鬼神格物之說分明是或問舊見解兄特習
之而不自察耳先師自謂格物其於或問九條之說
皆包羅統括于其中兄亦自謂格物其於九條之說
皆包羅統括于其中是則然矣但爲之有要而作用
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不可以不察也文公曰人之
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體之虛靈
實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用之微妙實
不外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已不能無啓學
者心理爲二之弊若先師于格物之旨則是物理不

外于吾心虛靈不昧衆理自此而具萬事由此而出
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輕重
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
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
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
毫釐千里之謬不于良知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
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權度而欲定
天下之輕重長短揣摩依仿乖張錯戾日勞而無成
也已文公分致知格物爲先知誠意正心爲後行故
有游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

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于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
即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爲全經也兄
于斯三者果能契悟得徹則凡來書所謂本體工夫
之說求仁一貫之說理會性情讀書窮理之說良知
知識體用之說天道人道大小之說皆可迎刃而解
其於不肖所請之意有若函蓋之相值不期合而自
合矣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告曾子則曰一貫一貫
卽所謂復禮非有二也不可分一貫爲天道復禮爲
人道天道人道一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聞非耳聞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十
聞與不聞存乎學者之自悟性與天道非一貫而何
曾子既唯一貫之傳及語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忠恕夫子所以告仲弓者忠恕即一貫之異
名及門之士未嘗不聞但有悟與未悟之殊曾子用
心於內學將有得故夫子呼告之以速其悟其次子
貢穎悟可幾於道故夫子亦呼告之以開其疑一如
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曾子用心於內知在根上用
功但由之而不自知耳夫子只與點破遂應之速而
無疑說者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體之
一一者心也精察即是心去精察若曰夫子至此方

與栽根下種恐未必然說者又謂曾子一貫以行言
子貢一貫以知言是癡人前說夢可慨也已 良知
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良知無知而
無不知是學問大頭腦良知如明鏡之照物妍媸黑
白自然能分別未嘗有纖毫影子留于鏡體之中識
則未免在影子上起分別之心有所凝滯揀擇失却
明鏡自然之照子貢子張多學多見而識良知亦未
嘗不行於其間但是信心不及未免在多學多見上
討幫補失却學問頭腦顏子則便識所謂德性之知
識即是良知之用非有二也識之根雖從知出內外

真假毫釐却當有辨苟不明根因之故遂以知識爲良知其謬奚啻千里已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良知也禮儀三伯威儀三千格物以致其良知也發育峻極者德性之體禮儀威儀者學問之功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正所以尊之也孔門博文約禮博文是約禮之功夫無非此義兄謂發育峻極吾心之性之靈所以生萬物之真機大德之敦化也天之道也禮儀威儀吾心之天之則貫于事物之中小德之川流也人之道也凡人道所以承天也似以天道屬本體未發之中而以人道屬良知之用將大小分作兩截

不遂以良知爲本體至於先師博約說亦以爲附會牽強反失聖人本旨是皆所謂毫釐之辨也 兄謂陽明先生學問有功來學所以深信者在此自謂此意理會有年實見得原自有個真未發氣象良知屬用不可以良知爲本體噫難言之矣良知如明鏡萬物畢照而鏡體未嘗動也若謂良知非本體別有未發之中是反鑑而索照也前於良知心之本體條下已言之詳矣 兄謂先師讀書之法何可廢也然居敬持志亦不可少但在見獨不見獨耳不見獨而讀書持志固爲冥修若見獨仍須是讀書仍須是居敬

仍須是持志此則不肖所未解也慎獨卽是誠意居敬持志卽是誠意之功讀書是意之所用之事非有二也若以慎獨與居敬持志讀書仍須分作幾路不知獨從何處見在於意之所用爲物條下亦已言之詳矣古本序云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此三轉語大學本旨千聖之絕學於此叅得透悟得徹從前種種辨說盡成葛藤剩語可以忘言矣兄謂遍宇宙窮古今只此一點真心舍此不成宇宙

不成世界此兄自信大擔子萬里程途非神驥莫能達敢不策勉以從馳驅吾人講學第一怕有勝心與執已見此學原自古今公共之物非吾人所得而私若以勝心行乎其間是自私也所講何學格致之旨本體作用大同中惟有小異故極諫竭辨共求合并原非以求勝也凡有辨析所見未合不妨暫舍以虛相受棄短集長以明此學朱陸兩家紛紛異同數百年未已只是不能忘見吾人不可不以爲戒也

與朱越崢

吾丈篤志力行以古道爲己任先師良知宗說雖未

肯出頭擔當若有默契其同然者只此是學區區妄
意大道修行無力老年向衰益無補於世然師門一
脉微言乃千聖絕學有不容於泯泯者附去小集頗
發此義幸細叅之有得或有疑可進我者不惜往復
交益之望也小兒失意南還相愛者多辱慰諭區區
未嘗以此動心遲速利鈍自有緣數譬之花樹但得
生意有在會有開發時未須屑屑爲眼前計兒輩忠
信好學家庭相守不忘一脉之傳便是人道中樂事
老懷更有何放不下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遲速非所
計也不肖雖處畎畝一念耿耿不能忘惟

聖天子睿質夙成得於所傳聞宛然帝王矩度此誠
社稷生靈之福但蒙養貴正是爲聖功大臣進見有
時晨夕與居乘藉周旋惟在中宮此輩並生天地間
是非利害之心未嘗不與人同但溺於習染久假不
歸况吾輩不能視爲一體自生分別有以激之彼此
勢離則情間而意阻未嘗開以是非導以利害譬之
迷途之人甘於離陷欲其回心向善不可得也凡我
大小臣工守令有鑒臺諫有鑒輔相有鑒邇者復有
帝鑒獨中官未有所鑒似爲缺典不肖因纂輯春秋
以下歷代諸史宦官傳得其淑與慝者若干人分爲

三冊其言過於文而晦者恐其不解易爲淺近之辭其機穽過於深巧者恐啓其不肖之心削去不錄我國朝善與惡者亦分載若干人首述

太祖訓諭教養之術歷代沿革之宜又爲或問以致其開諭之道各人爲小傳以示勸阻之迹此杞人憂世之苦心納牖之微機也有稿在王龍陽處吾丈可索觀之若以爲有補世教可留意批抹與同志相叅以廣其傳如以爲迂狂則置之可也

與李中溪

自都門與兄奉違中間升沉好醜之迹何異輪雲所

恃者此志相應而已年來詢知吾兄山中靜業深入三昧豈以吾儒之學爲未至而猶有至焉者乎向見吾兄似荆川兄書足領惜時憂道至情益懲世儒俗學之弊欲有所托而逝固將以範圍三教爲已分上事非以至不至作分別見也先師提良知二字乃三教中大總持吾儒所謂良知卽佛所謂覺老所謂玄但立意各有所重而作用不同大抵吾儒主于經世二氏主于出世象山嘗以兩言判之惟其主于經世雖退藏宥密皆經世分上事惟其主于出世雖至普度未來衆生皆出世分上事順逆公私具法眼者當

有以辨之矣。第服膺師訓，不敢自後于人。徒抱空志，而業不加脩。流光云邁，老將至矣。辜負海內同志之望，慚愧日深。不知吾兄愛人心切，將何以督教之。附去滁陽會語一冊，述先師所悟所得，梗槩頗詳，批教以示萬里之叩也。

與馮南江

吾兄處困園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益之實。其遊戲翰墨，不過一時遣懷釋累之具。昔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顧以此病兄過矣。弟之所未滿于兄者，却不在此。夫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亦不徒浪。

死必須有個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根。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毫，不使縈絆胸中。始爲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皆非所謂自得也。吾兄見在自信覺果，何如密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未實也。悟入處不爲無見，然尚涉於億說。

未免間圖度也辭氣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
定沉和翕歛發散多從作意爲之未見天則也審若
是則其所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
應審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
過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藩籬古人動忍實公案
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量於聖賢
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者何如四方同
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拳拳所以注念於兄
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恕乃止若是是以隋侯之珠而
彈雀持千鈞之弩而發機于鼯鼠也豈不重可惜哉

臨別之情不嫌直致况恃一體道誼之愛尚忍忌而
不言兄之竒節美行聳動京國豪傑之譽溢在海內
尚可俟弟之獻諛以重執事之病也乎率爾就正未
論中病與否一番拈動未必無一番補益也弟病方
深求藥於倉公甚切倘有秘方卽望檢賜用資服食
弟病去時兄之病亦脫矣一體故也

復顏冲宇

自吾丈入中州無緣通候徒有瞻注頃辱手教任道
懇懇足徵所向中間推與過情鄙人實不敢當所諭
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文清之學切
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似曾點尤見吾
丈留心學術將水以自鏡非有假于方人爲者若論
千聖學脉自有真正路頭在于超悟文清只是敦行
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先師龍場一悟萬死一生
中磨煉出來轟轟地一根真生意千枝萬葉皆從此
中發用乃是千聖學脉世謂點之學不如由求赤此
後儒臆見非通方之論也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莫非
道心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真生意非待作爲而後
有也充曾點浴沂之見便是堯舜氣象由求赤詎可

同日語哉顏子沒而聖學亡元公獨得千載不傳之
秘明道伊川再見茂叔有點也浴沂氣象此學脉也
愚謂我朝理學開端還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白
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
頭于先師所悟入處尚隔毫釐此須面証默識非言
說可盡也學以見性爲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
別亦存乎心悟而已寄至試錄多造理之言必是吾
丈手筆格物致知策語謂人心以虛爲德尤見精造
良知者性之靈天之則也致知致吾心之天則也物
者家國天下之實事物理不外于吾心致吾心之天

則于事物之間使各循其理所謂格物也此聖門合一之學也若曰理在天下格其平之之理理在國家身心格其齊治脩正之理則未免分爲兩事心外猶有理也雖與後儒之說稍有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恃道誼深愛敢以就正幸終教之

與沈鳳峯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具如此道根未能超

凡入聖只是信此未及未免行不著習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挨排過了若信得此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長養將去自當有水到渠成時候武公年九十尚不忘箴儆不肖承公厚愛漫此奉告可效朦誦萬一不敢謂室中之鑒暮夜之燭聊致愛助之忱耳亮之亮之

答洪覺山

官舍回辱教章之及聞道履所經汲汲以會友爲務凡遇精舍會聚之所必爲數日之留或復簡書招徠以盡合併風聲鼓動颯颯洋洋此非真以性命爲重

視萬物爲一體者肯若是乎伏繹來教令人心神豁
然聖賢之學只是良知一路一是百是一勘百破更
遮瞞此子不得得此歸併足慰相觀之益矣何幸何
幸吾人知良知之學而猶不免有走作之病者雖是
看得良知太容易亦只是致知工夫未能誠一真切
所以流入欲念種種染着漏泄浸成多欲之累實非
良知有咎也除却良知更無下手着落處矣夫學慎
獨而已吾兄已是一句道盡予復何言良知卽是獨
知獨知卽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是無
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

是本體慎獨便是工夫此是千古聖神斬關立脚真
話頭便是吾人生身受命真靈竅亦便是入聖入神
真血脉路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明道
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可謂一言以
蔽之矣吾人慎獨工夫被知解意識假借遮攔不能
覲體反觀復還先天之體才有許多包藏粘帶窒塞
偏枯不停當處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
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吾
人今日見在豈敢便自以爲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紘
紘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之明

命不容磨滅所在故爲今日計者謂慎獨工夫影響揣摩不能沉幾密察掃蕩欲根以歸于無則可謂獨知有欲則不可謂獨知卽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爲若二物則不可此等處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早覺而明辨者也所謂實篤行矣而以爲義襲實近思矣而以爲計較亦只是信得慎獨工夫未及若信得及時時時是著察時時是自然又寧有是病乎所謂隨處體認須令動容周旋中禮此非人爲之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慎獨便是立誠工夫便是達天德只此便是收拾處亦便是歸

宿處非可以他求者也楊子折衷近得請觀慈湖立論誠有過當處其間精義亦自在不以瑕瑜相掩可也所示日用應酬一番滯礙一番從容足知安分限不放過功夫若果在一念獨知上徹底洗濯一番剝落一番精純滓渣愈消神明愈顯此便是無盡藏修行原無分限可拘也恃一體之愛率此請益此中更有向上一關存乎心悟非筆舌可能盡也

答毛瑞泉

相違忽忽逾十年道誼之思無日不在每詢湖襄士友道兄幽貞履吉道化日隆同志之幸辱手教遠及

尤感數千里不相舍之情且得悉聞行持之槩良用
浣慰吾兄樂道忘勢風動臺司此固出于秉彝之同
然有道者處此正須有義可精若便守此爲聖賢家
法慨然以風神及人之遠爲已任顯然有當于莘野
南陽之趣則非第之所敢知也吾人學術不純大都
是功利兩字作祟昔人謂如油入麵未易出頭亦善
名狀先師哀憫吾人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種種病
痛到這裏再欺瞞些子不得可謂對証真藥物矣但
吾人之學未免各以質之近爲事見解格式妄意承
當不能覲體相應要其極處適足以增功利之藩籬
于聖賢精義未見有分毫交涉處也且執事獨不聞
畏壘之事乎潛龍之學以無悶爲宗今視此何如也
有教不吝徃復亮之

答王鯉湖

承手教遠及感道誼無已之情浣劇獨知之說大畧
亦是但云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而後
念又復萌此却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宗旨當
不如是夫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
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譬之清淨本地
不待洒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

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卽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駢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是恁麼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大易艮背行庭之旨煞有精義靜中時時默觀有得更以見教求助之願也

與胡柏泉

旌鉞蒞信州公務就閒講下生徒有能承教求益者

否功利之毒入人已深雖號爲賢者鮮能自拔道義與功利常相勝昔之人以無所爲有所爲兩言決之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神感神應動之以天凡在名目上揀擇形迹上支撐功能上湊泊而非盎然以出者皆有所爲而然也吾丈日逐應感精察入微受用處更覺何如吾人不論出處顯晦逆順惟此一件是日用本領工夫此外種種好醜皆過眼陳迹也正學懷玉兩書院迺吾丈施化之地精神所注尤望加意振作用光先師德業不徒盤錯之利幹局之能而已也

與唐荆川

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不減于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柬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舉動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尚被虛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信此學已得手徹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于本色無意見攙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起爐竈否于自己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却不

作見解伎倆遣釋否一切好惡盡能緘藏使人無從迎測否一切閒忙境界盡能以無事處之無所揀擇否若于此有未透脫還是些子有礙在未可便恃以爲徹也矧兵機應感呼吸存亡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爲未嘗學况吾人乎兄旣督領麻兵師行旅從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防其沿途搶掠庶爲有制之兵赴難雖急獨帶此數百門烏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爲迂

與唐荆川

竊觀吾兄近來舉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龍之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四十一
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意却未免涉于輕躁反使人情恟恍不能快然此是學問關係非徒形迹加減而已也况兵家應感呼吸安危尤忌播弄竒正開闔虛實進退藏于九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隱見叵測主張處全賴于機機圓則應始神方則礙大抵鎮靜則得之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凝目注思微覺有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死利害反覆毫釐皆決于此凝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聖學本于經世與枯槁山木不同吾人此生不論出處閑

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處在兵中金革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兄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傍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請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死竊意此尚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

根試驗之纔遇差別境界便會觸得動纔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污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不足常見有過可改幾于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暢達矯懽抑情處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其帶些子俠氣疑于輕躁亦在此此正是學問血脉路未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有轡啣射之有彀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一切嗜好

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撓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于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些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無妄繇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旣無妄矣尚有匪正之眚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

與譚二華

前有啓候曾入記室否閩中成此大捷人皆以爲竒功此特救急之事治標之道休養元和鎮定安輯正

須費九分精神以圖久安此治本之論也譬之久病積邪暫得發汗其元氣全體傷敗無復根脚可依若非妙手時其虛實漸次調攝以挽生意雖使攻擊暫得效祇益其斃而已吾兄沉幾默運自有長筭當不以區區爲迂談也吾兄妙用亦望隨時默察以盡人之情態恩至而罰不行固爲姑息若罰過于恩使衆心恐恐不謀朝夕亦取怨之道也何如何如

荅譚二華

辱手教示慰教我多矣公所示擊石出火真是延命之術所謂教外別傳軒轅派頭也堯舜姬孔只是致

良知良知盡性之學性盡則命亦自至見圓明之體成無爲之用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不離人倫應感日著日察而聖功生焉其于外家之術所謂知之而不能不爲者也弟于良知兩字實未致得盡尚有許多踈漏在果能觀體承當便須一了百了尚何彼此分別之有竊意公于此兩字雖已信得無他路可走却亦未能致得盡未免將意見攙入其間眼前尚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非知解意見所能湊

泊也所云豎不起放不倒亦是知見作礙密察自見
 附去所荅荆川吉陽二三條亦是相知穀口漫說公
 乃以為對病之藥張公吃酒李公醉可謂瓦礫真金
 矣公有玉盃還借鉄如意打破纔作此念當下即破
 更無等待也公自謂已過入山之限此念亦落等待
 若必入山纔好了手見在種種應感之迹又作何勾
 當耶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終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書

與趙麟陽

獻歲衆務昌明履端萬福為慰聞彼中兵事寧謐正
 羣材講藝之時吾人此生不論出與處閒與忙只有
 講學一件事但講以口耳與講以身心空談虛見與
 行著習察為已為人則不可以不辨龍場為先師啟

聖之地遺教至今未泯執事當權集事風行草偃比之曩時勢更不同在加之意而已區區數時來勘校得此件事更親切頃吳悟齋兄復有書來極論此事區區又載書相酬自謂真有破的之見可以信今傳後今錄一通請教可一字一句細細印證先師晚年宗說盡在於此提掇分明無纖毫可疑於此叅得透千聖學脉更無第二路吾執事此生任道之志已知不回但爲性命心還久切未免尚被閒忙二境所轉閒時未免悠悠忙時未免擾擾如此挨排過去稅駕在何日古云必有事是閒忙動靜只有此一事只在一念上討生死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雖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雖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方是不爲二境所轉如此起因方有證果時候方是真爲性命大豪傑也澹泉所著吾學編附去此於我朝典故大畧具存亦經世有用之書也

答李漸庵

不肖久辱公道誼之愛此別匆匆殊不能已於情我公天性冲粹本有入聖之資素信師門良知宗旨居常一切應感儘見從容倉卒對境臨事自家措手不迭做主不起未免爲習氣所乘雜念所動承接轉換

不離情識真性靈知反爲蒙影不得透露未見有超脫之期只如來教病中不得力景象歸諸虛見可以自省矣吾人此生幹當無巧說無多術只從一念入微處討生死全體精神打併歸一看他起處看他落處精專凝定不復知有其他此念綿密道力勝於業力習氣自無從而入雜念自無從而生此是端本澄源第一義所謂宗要也若持念不堅散緩浮動道力爲業力所勝強勉支持雜念遣而愈增習氣廓而愈擾所謂泥裏洗土塊更無有清脫時也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在相勝之機存乎一念覺與不覺耳不覺則

非昏卽散纔覺則我大而物小內重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區區暮年行持於此頗有證入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任之而已今人未脫生死只是欣厭心未忘耳公謂有事時心有所用及至無事時反覺雜念紛紛起滅不常此可以證予言之非誣也千萬自愛自力

答李漸庵

前後教札疊疊惓切宛如面談來教云默然反觀念慮憧憧萬起萬滅是雖謙冲不自盈之心要之作聖作凡之機舍此亦無用力處易曰貞吉悔亡悔生於

動自信良知直心而發天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
譬之日月之明自有往來未嘗有所動也纔涉安排
卽爲憧憧萬起萬滅衆欲相引而來是爲朋從爾私
非自然之往來也試於默坐反觀時密加體究動與
不動只從一念入微處決之此乃本心寂然之靈樞
非可以意識承領而得也不肖年已八十百念盡灰
一日亦可百年亦可任之而已孔氏云未知生焉知
死此是究竟語非有所未盡也吾人生於天地間與
萬緣相感應有得有失有好有醜有稱有譏有利有
害種種境界若有一毫動心便是臨時動心樣子一

切境界有取有舍有欣有戚有一毫放不下便是臨
時放不下樣子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
非有二也於此叅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命方是入
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於
外以爲賁飾雖使勲業格天譽望蓋世揀盡世間好
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
也不肖中夜默坐反觀眼前有動心處有放不下處
便是修行無力便是生死關頭打疊不了勾當常以
此自盟於心頗有深省幸公加意勿忽交修之望也

答劉凝齋

拜公珍教深領虛懷樂善之誠起知於意見湊泊於
聲聞自是吾人通病非敢責諭于公但謂不肖守師
門之學思以易天下故推尊而發明之豈可變也自
謂不妨舍是而直學孔孟如此分疏從何處來非不
肖所敢聞也良知不學不慮寂照含虛無二無雜如
空谷之答響明鏡之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而谷
與鏡未嘗不寂然也正是推明孔孟相傳之絕學公
謂舍是而別有所學則是於虛空中忽起分別之相
正是意見聲聞心魔作祟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
公學百姓日用同於聖人成能原無門戶可守見在

不了糞辨於百世之下尤非不肖所敢知也豈言其
所不能行以欺人欺天者哉但毫釐千里其辨甚微
認賊爲子甘心委任自家寶藏盡被盜洩而不自覺
未可知也不肖與公此志相應若少避忌依違是負
公之心知如果不肖執見未忘而公更有妙悟亦望
明以牖我自當速改以終善道不敢有所吝也

與劉凝齋

承公手教真切深感道誼相信之懷不肖與公此生
以性命相期不欲諛言往復公於此事已信過八九
分但一念入微處尚欠穩實一切應感尚涉擬議揀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五
擇未見有泰定收功之期此事非難非易非起心管帶亦非灰心忘懷固不可舍穢而取淨亦不可逐妄而迷真酬酢變化自有天則毀譽順逆之來能如風之過樹一不動心否夢之與覺能一如否六根互用無攝無散不落動靜二見否直饒透過諸關猶是色身邊事與本來面目尚隔一塵不出五陰區宇此是究竟語幸密叅之

答劉凝齋

伏讀來教獎許太過鄙人不敢當而惓惓任道之心溢於言外則又不覺油然心領也教義謂處山中十

年自信有所得及出而授之政反致招尤速謫因歸於此學之無益云云生竊以爲不然夫吾人以經世爲學乃一體不容已本心非徒獨善其身作自了漢經綸之學原於立本與天地同其化育一毫無所倚其機不外於一念之微此學脉也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此四者念中一有所着皆倚也公自信自考以爲何如師門良知之旨千古絕學本心之靈性是神解不同妄識託境仗緣而知譬之明鏡之照物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真所謂知也妍媸黑白照中分別影事所謂識也若執妍媸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黑白以爲鏡體則靈知反爲所蔽矣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幸密察之止謗自修古有明訓凡有謗之來莫非吾人動忍增益之地若以爲無益於學所學又何事耶公天性沉毅不能以顏色徇人一切酬酢執心太過不能以圓機應之此雖所學未得融化然平生自信得力處亦在於此今得暫歸山中益精所學抵於圓融則如公所云天若使我有此知則是行亦不爲無所得非虛語也

答劉凝齋

來教云無惺睡無囂寂無晝夜無存無亡無受無不

受不暇辨儒老釋之異同皆究竟語其自信如是可謂超悟矣更復何言不肖尚以爲未離見解得無有逆於心乎夫悟與見虛實不同毫釐千里有真修然後有實悟一念明定覲體承當方是寂然本體會通以行典禮方是一了百當纔涉見解便落揣摩非實際也學然後知不足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昔人所戒了證之悟存乎自得有所了者尚未離四相豈易易言哉

與王敬所

違教忽忽許時比因都峯病歸天台歲寒之盟竟成

虛曠向者來書提掇二氏宗要已是搔着癢處密窺
微旨尚涉意說邇來山居靜業更復何如先師云殺
人須咽喉下刀今日之事祇須寸鐵傷人終日舞弄
刀兵有何了期仰間領手教知念念求友耿耿之懷
此學炯然在前百無等待而惟良友乃得共躋玄路
旨哉言也伏讀年譜序稿發明從心不踰矩之義於
良知宗旨更有所證矩是心之體物之則忘體忘物
獨用全真是極則話頭其謂不踰矩由不惑出竊意
不踰矩由知天命知天命則無橫心之欲耳順忘矣
似覺較切也何如何如

答王敬所

首夏領吾兄山中手教中夜因地一聲不知此身在
何處揮頓闡發便入法門展轉玩繹便是大慧一通
法語得禪理者不諱禪名以雪山少林爲不我欺以
德山臨濟只成賣弄此是呵佛喝祖伎倆亦何奇也
謬以不肖爲三教宗工欲共相證明非所敢當古今
急知已誠然哉誠然哉疊疊數千百言有契於衷與
未契者畧疏以請幸裁教之兄謂自來學道者瞞人
自瞞處多山中日夜逼拶始知從前意解盡屬情識
夫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知之辨心本粹然

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則有真有僞知本渾然
識則有區有別苟得其本盎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
待於外意根於心是爲誠意情歸於性是爲至情識
變爲知是爲默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縱滅意去
情而離識本末睽絕祇益虛妄耳皆瞞人且自瞞也
兄謂知之一字云衆妙之門亦云衆禍之門如不自
得手隨人妍媸止是口舌上功果誠然誠然良知虛
體不變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可執尋淨淨無瑕
不可汙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遇緣而生若以爲有
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爲無而實未嘗死通晝

夜一死生不墜有無二見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於
憑物時起時滅若存若亡以無爲有則空裡生華以
有爲無則水中撈月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塗惡道
皆緣應也自其不變言之凡卽爲聖自其隨緣言之
聖卽爲凡冥推密移決諸當念入聖入凡更無他物
不可不慎也兄謂知上加一致字在曾子已屬葛藤
前所見教亦不願領可謂自信之過矣古人立教皆
爲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以前本
無汙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
六經亦爲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

着言與聽也哉夫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筌有思可得列爲六經散爲百行種種色色可倪可象所謂顯也父母未生以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絕不可執尋不可汙染所謂密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則淪於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兄謂近來學者隨人見轉掠虛漏逗崖山萬里又萬里吉安諸公依倚攬奪不夢見陽明先師到頭一着亦聞牽帶此等處未須輕口速說亦非副墨所能盡面與究竟可也兄謂三十年盤桓至此實有所見不是拾人剩語此段心肝惟翁可與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真實語不肖敢

謂兄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理會處不但已也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善才在文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普賢會下遍叅行門尚被迷失譬之良馬之履康莊方是起脚第一步過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囂然自信視千里爲咫尺猶未免掠虛意思在非實際也兄自此能一切差別景象不離當下因地一聲全體放得下全體提得起掃盡意識情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方許爲實得耳兄謂佛陀百千義海教門止是法身中一帳簿直饒經綸盡大千世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

從何處得來今既如此勘破此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漏逗平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剩語矣見教不肖八十歲餘今日不了何時了望我誠切愛我誠至敢不拜教古云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之人撒手同行披襟一笑直出天地之外登須彌山頂以望世間此世出世法無足而至無翼而飛誠非拿雲掣電手不足以了此一着期與兄終勉之耳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兄謂此一番悟是重生光景恐落窠臼亦欲掃除其信然也不肖亦曾記

古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人見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扇且道與艷辭是同是別請細參之

與莫中江

吾兄決意還山豈徒優游好遯求以適逸遐覽遠期尚友千古如鳳之翔如龍之潛神變隨時固有非衆人之所能識者矣吾兄素信此學但平時記撰功深鑽研力久未能卽忘聞見之心若光光只信良知自足以盡天下之變恐亦未能脫然無疑也良知是性之靈竅本虛本寂虛以適變寂以通感一毫無所假

於外譬之規矩之出方圓規矩在我則方圓不可勝用泥方圓而求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此學未嘗廢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則聞見莫非良知之用若藉聞見而覓良知則去道遠矣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在孔門已然況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未入竅終涉皮膚卽今請究知與識何辨回與賜孰賢反諸一念之微細細別白所謂第一義者何在得個真的路頭姑舍所已得者務求其所未得者教學相長日著日察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於師門庶爲有補方不辜負丈夫出世一番耳

惟兄念之

與馮少洲

辱公教愛惓惓非道誼深悰何以至此所媿去住匆勿未終請益徒有悵悵伏讀來教興意超然先師良知之旨誠千古正學世之學者聽得慣熟從聞見抹過未免悠悠若信此原是生身立命之基終身只一事日夕兢兢保持自不容已竊窺公天性通曉未忘徧物之用志尚有分處古人云終日對越上帝那有工夫說閒話管閑事一處究不徹多般伎倆要他何爲須令全體精神併歸一路始得相應附去論學集

音義卷之三十一
頗悉此義幸密察之

答孟會源

頃荷開心俯教雅意惓惓不肖謏菲何足以當之東
還復承翰諭益見虛受之懷大學一書乃千聖心脉
徹首徹尾徹體徹用只好惡兩字盡之吾丈揭此兩
字以爲聖學之宗可謂一口道盡至博而至約者矣
孟子論夜氣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良心本來真
頭面箕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爲王道錫民
之極平且虛明之養養此而已皇極之建建此而已
非有二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慎

獨致知一循乎好惡之自然而無所作位育之微機
也故自意身心以至國家天下皆以好惡發之首尾
相承體用一源也中庸戒懼慎獨誠意之功莫見莫
顯必有所感之物慎獨者正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
惡本於性情無有作好作惡正是未發之中發而中
節之和未發之中正心之屬中節之和修身之屬致
中和則本立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育家齊
國治天下平而王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大學之能
事也後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分知行爲先
後則中庸由教而入者爲無頭學問將何所藉而從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入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無待於補可謂得其旨矣但謂明德是慎獨之功未與物接至親民始與物接似未免於分析之過夫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明德應感之迹正所以達其一體之用也聖人之學恒寂恒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限於物之接與未接乎大學論絜矩之道惟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下所感之物也所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卽是格物致知平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真本諸良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兒戲惟丈其重圖之

與汪周潭

粵自宛陵奉違忽復改歲道誼之思如在旦夕真性流行無處不遍無處不宜斂而不拘裕而不肆神感神應天則自見此固吾丈見在行持公案也某何足以知之同案中可與共此者幾人大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無非取善於人若使人皆玄德而後取之則所取亦有限矣所謂舍己從人非但不善始舍有善亦舍方爲忘己之學吾人日用應感纔見己有是處人有不是處便是有我之私非所以示大同也幸密察之弟春暮往赴江西之約期與東郭念菴諸兄會於

青原白鹿之間蓋以會爲學務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學爲會也日來就館消息何如此人道最切勾當亦非人所能期必況緩於此者乎在有道者知有以自適也

與屠坪石

前冬奉晤匆匆未盡合併之懷至今念之不能忘每月逢七之會六曹諸同志發心真爲性命者幾人得悟者幾人師門良知宗旨只從一念入微處著察乃入聖真機世間豪傑多在識上承領以識爲知奚啻千里不可不辨凡一切應感有分別者識也無分別

者知也目能別色耳能別聲妍媸清濁了然不爽是名爲識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湛然寂靜不於一法而生分別是名爲知變識爲知非是去識以全知耳目不離聲色而一毫不爲所引天聰明也是爲默識此性命根源大易艮背行庭之旨毫釐之辨也幸密察之

與萬合溪

承賜學庸述義以爲千古聖學只此二書首章且極尊信師門教旨尤見愛道高情不同流俗但中間抑揚尚未盡原旨意之所用爲物是喫緊要語物之善

惡無定形意善則物善意惡則物惡格者正也格其
不正以歸於正爲困勉立法正與不正皆從意根上
用力故曰格物者格其意之物也若在物上求正卽
爲義襲之學非大學本旨矣敬所兄認物爲欲以格
物訓爲無欲似抑之太過吾丈訓格物爲至善似揚
之太過恐皆未得孔門立言之旨也中庸戒懼慎獨
只是一事不分動靜中和由戒懼而出不可謂常人
俱有丈已信得及率性爲聖人之學修道爲賢人之
學教爲天教位育不以效言尤師門立言原旨其說
甚長非面請不能盡也不肖耄年無復世念惟求友
一念寤寐不能忘衰朽艱於遠涉徒有耿耿竊窺我
丈所見已得其大尚未免從見上立知種種訓釋涉
於周羅若能忘見只從一念入微徹底承當可一言
而盡更爲直截耳

與顧日巖

不相會者幾年此心想念如一日頃領手教捧讀再
過宛如面承良慰良慰吾丈與桂岩令弟伯仲唯諾
精義無二新功當日就深邃吾丈天性本來合道但
密窺日用行持和粹有餘而剛毅直達或有未足所
以日逐雖無大過可舉却未免墮於悠悠一念靈明

光輝發越溫柔剛毅以時而出更須有用力處恃吾
丈道誼骨肉數千里馳緘奉候不得不盡此悃誠所
謂交修之望也念菴兄晤語一通附請教正

與張陽和

昨過雲間會存齋公道吾世文意甚懇切但以不得
久留爲念謫知道從入都下人情向背更何如隨時
語默權度在我不亢不隨只此是學此生真爲自己
性命同心之友須默約一二三輩以求相觀之益若徒
混混挨過世界亦無益也區區近來勘得生死輪迴
一關頗較明切皆從一念妄想所生道有輪迴便是

覓空中之華道無輪迴便是撈水底之月有無之間
不可以致詰默契之可也

答張陽和

承手教倦切知憂時爲道委曲苦心吾人虛辭繆張
而實踐未至激成紛紛所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非
剿說也吾輩講學原爲自己性命雖舉世不相容一
念炯然豈容自昧況世間豪傑無地不生言之危與
巽雖若隨時而一念默默互相省覺乃是救取自己
性命呼吸不相待也沍寒極凍正吾人來復之時不
因時有所加損聞館中亦數輩能信此學者吾世丈

須留意隨機觸發六陽從地起以彙而征原是一體不容已之心非徒招朋類助門面爲此勞擾也金庭於此學近更真切否人生不知學猶不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金庭才藝衆所推服況當日講之任啟沃之機尤有關係非徒應故事而已可爲致千萬意

與張陽和

向領手書知日來任道之志益切良慰此件事無氣魄可湊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

遷便是入聖真血脉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已也昨見邸報尊翁已復原職豈徒蓋前人之愆有光世德多矣健羨健羨虬峰巡院心事光明應務詳而有條深信先師良知之旨百凡動以爲法專祠特享風聲翕然茲以從祀未定特疏申請於

朝平泉公已身任其事凡當局諸公有須委曲求濟者惟執事默約諸同志維持其間以玉之成此道脉所係亦吾人一生趨向所關不容以自諉也

答張陽和

領手書並諸論學稿具悉明定造詣之槩旣膺起居
之命內館主教勢不得兼所云中鑒錄未敢爲不朽
之傳區區兩三年納約苦心庶幾自盡內館之設事
幾若微於聖躬得養與否所係匪輕不知相繼主教
者能悉領此意不作尋常套數挨過否來教所述張
宏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本天聰日本天明
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
無動是名主靜直揭本體非高遠非湊泊殆有契於
師門宗旨其與徐魯源論學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
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擬於前况於動靜語默食

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一摹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
明先生揭出致良知三字真是千古之秘傳時時提
醒時時保任不爲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
聖之捷徑也尤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
乎世者矣頃者友人屠坪石轉致荊州公所諭書謂
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
不惟不以爲諱且從而從吏之當事者之心可諒矣
務空談而乖實行庸或有之自是吾黨不善學之過
非師教使然也其謂魚兔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
毋撤籜衛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學之通病尤有裨於

聲教此良工苦心蓋將以明之非故有所抑而欲廢
毀之也但恐吠聲怖影之徒巧於承望有所更易變
置因噎而廢食反使初志鬱而未暢世道污隆學術
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別嫌明微不可以不慎也
所望秉執化權宣昭義問以翼吾道使海內善類以
心相應顯然知所歸向無復懷疑師門一脉不致泯
泯無傳所謂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與張陽和

相念忽復改歲區區自夏秋來臥病精神頓減耳加
重聽此固老年常態占知後來光景亦無多神明鑒

予多言擾聽以此示戒未可知也諸公時常聚會更
覺何如見在只直達開眼便見閉眼亦未嘗失原無
動靜二相纔涉見解億度皆是鬼家活計不可不深
省定宇兄近來所見當更妥貼比部吳中淮在廣德
時興味儘超脫用力處尚未歸根數時來未見一言
叩及豈以爲得手遂爾忘情耶就是定宇所謂妥貼
亦未易言無始以來習氣有多少未消煞在須打併
得空蕩蕩無些子夾帶所謂賊不打貧家門始爲究
竟耳燕陽已離校後所處益閒適吾人必有事功夫
不論閒忙須時時兢業始不致空過耳康洲質本金

首發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玉自少身過但一念入微功夫尚欠綿密不可以爲
易而忽之也不肖衰老已無補於世但懇懇同善之
心老而彌切惟願諸公頂天立地以萬古豪傑自期
不隨世界轉換方見定力亦吾人安身立命本分內
事凡諸公相會亦望以此意時時相提醒始爲直諒
之友亦同心不容已之情也

與朱金庭

向領吾弟手書知任道之志甚切近來所造當益冲
邃此件事無巧法只從一念入微時時求慊於心便
是集義真工夫一切任名義仗氣魄倚見解凡有題

目可揀皆是義襲之學此便是學術誠僞之辨吾弟
天資本超穎詩與字已壓羣彥詩爲心聲字爲心畫
心體超脫詩與字卽入神品體格粘帶詩與字卽墮
俗套所謂只此是學非可以他求也虬峰巡院崇信
先師良知之教以爲有補於聖學欲爲特疏從祀廟
庭此興起吾道大機括凡當局諸公可委曲以贊其
決當有濟也

與趙激陽

數時不相會同心之懷彼此所共邇來新功日加邃
密聞京中已續同志大會吾弟與楚侗二三君爲之

倡此人心向背之機吾道何幸向者舉似狂狷鄉愿之說日用應感驗得更何如不能直信本心畧藉外境好醜以爲從違皆不出鄉愿故智此人品學術之大辨不可以不深究也中鑒之輯自吾弟起因今已脫稿寄留龍陽處取而觀之自見杞人憂世苦心三代以降君亢臣卑勢分懸隔吾人欲引君於道舍中官一路無從入之機譬如寐者得呼而醒諸夢自除中鑒所以代呼也吾弟可細細披抹筆削以潤色之若以爲有補世教梓而行之與諸鑒並傳示法於將來未必非格心之助也先師從祀一節天下公議出待贊也

與趙澱陽

小兒南還傳吾契道誼疊疊之情良感小兒下第相知者多以爲慰區區未嘗以此動念消息盈虛時乃天道譬之花樹開發有時非人所能必又如橐籥翕而自張但世人欲速心重故見眼前若有所得失耳時事如此聞都下會友講學之興亦落落聚所復已外補吾契如赤幟巍然獨立相夾輔者復幾人吾人發心原爲自己性命自信不惑雖萬死一生亦當出

頭擔荷若以世之向背爲從違所學何事但同志相聚不在言語意氣相強菩薩不能自度焉能度人吾輩若能自信從性命根源徹底理會無有一毫凡心世念夾雜攙和人之見之自當相悅以解所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若不能自信而徒以求人之信妻子童僕且不能相保况於人乎此區區晚年行徑自謂有用力處亦自謂有得力處幸吾契自信自愛交修之望也

與趙灑陽

與吾弟相別許時形骸雖間此心未嘗一日不在几

席之側海內相知雖多能如吾弟知心相信者能復幾人頃領手教且詢知道况清裕以政爲學一切應感不亢不阿人人信爲有道君子可謂不負所學矣區區耄年不敢廢學只在一念上理會時時得箇活潑之機與知解意識播弄精蒐全無交涉不知吾弟近來悟入更何如日用應感若不能直信本心畧從外邊好醜境界轉換些子便非自得之學不可不察也

與李見亭

昨者舟中奉教去住匆匆未罄鄙懷次早遣价奉候

冀終所請而僂舟已過發矣悵如之何此行望吾丈全體擔荷隨上隨下隨閒隨忙孳孳切切以發明此學爲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眼面前勘得破不爲逆順稱譏所搖脚跟下割得定不爲得喪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醞釀主張討箇超脫受用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着便是妄旣無所向又無所着便是絕學無爲本色道人一念萬年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持亦只如此出處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竊窺吾丈此生志向安身立命已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尚涉悠悠欠發疑欠受苦進學全在疑大疑大進

小疑小進不疑不進譬之行路旣有必到長安之志纔舉足起途便有三义路可疑疑了問問了又走不肯半途而廢必到長安而後已若終日悠悠坐謀所適或雖行路而不肯發狠自由自在終無有到長安之期也吾人旣在路上盤桓風波之逆順盜賊之縱橫卽次懷資之得喪困心拂意有多少苦在若是到長安之志不肯休歇境愈苦志愈堅衝前冒險求遂其志若欲自討安便纔遇些小苦境便生退心亦終無得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兄旣要做千百年大豪傑不要只討見前窠坐快活受用內翰清高無

菑無難亦易養壞人有志者當生懼心必須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因苦者樂之基經此大疑沉着研究若無湊泊方能有諸已而信不然知解籠統而已受此大苦轉展磨礪若無聊賴方能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假借而已舉千鈞之鼎者非烏獲不能勝區區於丈日有望焉東廓乃孫聚所青年嗜學不墮家聲望加意周旋以求益友之助前途會蕭允隅巡院望以此學痛與琢磨允隅爲東郭入室高弟深信良知之旨於此學煞有所見有力量肯出頭擔當非瑣瑣之比縱科場事忙迫只消示之風規使官屬士民

知所趨向自翕然有風動之機使先師學脉不致淪落休戚一體之情也學問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纔一相離便生枯渴吾兄到京可密約同志十數人時圖合併此生可與性命相許者眼前寧復幾人種種力行好事只是揀得好題目做縱使文名蓋世勲業格天轉眼便成空華若真爲性命只默默自修自證以畢此生當不以此而易彼也區區年已望八無復有用於世而求友樂善一念若根於心老而彌切嘗謂吾人在世須享用餘年顏子三十二而卒三十二以外便是餘年孔子七十三而卒七十三以外便是

餘年若於此不知享用營營逐逐尚有歇不下念頭
真天刑不可逃也可不哀哉京師同志有詢及不肖
者卽可以此相勉亦交修之懷也

與王龍陽

數時同志聚會更復何如他人尚有趨避在吾弟家
學承傳不容自諉百凡須勤慎以身明此學已信者
同心共濟未信者隨機接引不激不阿相觀相劘同
歸於善才爲克家之子海內同志才有所賴耳虬峰
巡院深信老師之學凡崇重表揚無所不至茲特疏
從祀於 朝陸平泉公職有所專當身任不二在位

諸公諒必贊成亦公論之不容泯也

與祝成吾

洪都往返深荷雅情值執事違和未及一別爲快吾
執事氣清近道而精神微弱此中須有養之之法先
師云言語政事文學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
已所謂收斂非徒稿心僻處避事之謂能於一切應
感直心以動不作世情陪奉勾當常感常寂內有主
而外不蕩方是真收斂幸默察之得此一路入頭豈
惟養生有益千古聖學血脉亦可窺矣閒中將先師
文錄傳習錄細細參透當自有契悟處始信不肖非

迂談也

與林益軒

不肖浪迹求友東南訪匡廬歷鵞湖道出信州過承教款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徃復商究若有契於中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耶夫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爲世情功利所染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擔荷只是無志總使要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些好事去做且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忘得要做好官之心雖不爲富却亦爲貴也總使忘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

求好聲譽好勲業只此便是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爲聖人之志所以爲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須頭頭斬斷一心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是適道之基譬如有志要到長安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方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脚跟下站得定不復爲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

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入聖究竟受用處吾人於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究竟受用何異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牆傍壁放步且未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踣而仆者幾希矣雖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步先後階級一毫不容自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爲天下裂謂無可無不可爲聖人事初間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是學孟子以爲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於逸民

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爲典要卽有方所意見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學者初間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礙之體實未嘗不同也若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意見以助發之是憂元氣之不足而反藉於火以爲之用非徒無益其爲害有甚焉者矣蓋不知淺深生熟是謂凌躡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支

離衡之有權造衡自權始非至於終而後有權亦非用權之始必假一物以益之而後能也發端既殊歸宿亦別孔子之於三子始終條貫可以默識矣吾執事與中離丈相友善志於聖學盖有年矣同善之心益然一體故不惜狂言用致交修之懷以期其進此道固非敢薄望於門下也邇者屬下士友方興開講之會首揭先師立志說拔本塞源論以爲學的鷲湖之後此風寥寥今日之舉豈必人人皆有真志淘金於沙亦爲之垂焉耳夫成已成物原非兩事盡人物之性只是盡己之性在執事既秉風化之權貞教淑人恐不能忘情於振德之助在加之意而已

與羅近溪

緒山兄回傳致吾兄道誼惓切之情且詢知任道之篤作人之殷優游化導以身作法注措經綸精神命脉惟此一事不但以文學飾吏治而已士民何幸吾道何幸傳聞吾兄主教時及因果報應之說固知引誘下根之權法但恐痴人前說夢若不喜聽又增夢語亦不可以不慎也何如何如不肖數時行持只尋常此學只從一念入微處自信自達與百姓同作同止不作一毫奇特伎倆循此以報知己而已

與羅近溪

宛陵浹旬相聚極承欵教厚情不敢以言爲謝聞楚
侗學院開講亶亶之意異於各郡卽此我兄道念純
固有以致之多士何幸小試後諸友向學之興能不
變否昔賢以有所爲無所爲分辨義利兄真心普度
固知無所揀擇然亦有安身立命用力之處水漸木
升循循向上方爲有得力處若只大衆混混旅進旅
退恐終無補於身心化理也梅純甫沈思畏諸友倡
率諸友能不倦否貢玄畧周順之雖遠處鄉邑亦能
時來協贊否無論聚散閒忙只有此一件須各各真

實行持不徒托諸空言庶圖有終也亮之亮之

與邵纓泉

頃辱示教足感道誼至情所謂直心之說非欲公簡
亢率易以不顧人情不量事勢爲直也人之生也直
直是心之本體人情世事皆此心之應迹纔有毀譽
利害夾帶其間始不能直始有許多委曲計較若能
忘得毀譽陪奉利害體態直心以動自有天則日與
人情世事旋轉而不爲周羅萬緣擾擾獨往獨來盎
然出之而不爲率易公素留心於性分似柔而實剛
所謂天則也此猶以應感之迹而言若大本大原含

蓄寶藏尚期一叩精義以求盡合併之懷不負數年
神交之初心也

答宗魯姪

辱翰惠遠及良感不遺展讀云晨起授衣昏暮乃入
無有餘力及於問學此意流傳殆千百年似是而非
不可不早辨所謂問學乃見在日履不論閒忙無非
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
大禹八年在外三過門而不入勤勞如此却只行所
無事不鑿於智便是禹之問學顏子陋巷屢空不改
其樂便是顏之問學若外此別有所學忙時是着境

便生厭心閒時是着空便生怠心又何得爲同道耶
昔有有司聞先師之教甚以爲好但爲簿書期會所
絆不得專業體領先師云千聖學脉不離見在故曰
致知在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
謂也格物者體究應感之實事非窮至物理之謂也
自聖學不明儒者溺於所見不能反身陷於支離而
不自覺正是古今學術同異所在老姪試取陽明先
師傳習等錄論學諸書反覆潛玩自當沛然無所疑
矣區區耄年不敢廢學非徒接引後生實取人爲善
求以自益也

與田竹山

內弟張子叔學志於古道博習遐覽興意超然陽和
深所敬愛聞於左右以誌事屬之可爲得人矣僕竊
有請焉夫誌者史之流也史貴實不貴華貴公不貴
私貴能傳信於千百世不貴粉飾鋪張以炫耀一時
之耳目史固如是惟誌亦然至於賦役尤宜詳且慎
焉昔英宗時開館擇才將成大明一統誌一人欲
詳田賦一人欲詳科目兩相忿爭不已其欲詳田賦
者則曰此非天下試錄也其欲詳科目者則曰此非
天下黃冊也當時傳議以爲科目之不詳猶之可也

田賦之不詳其能無關於國家之命脉哉今執事修
誌必能權輕重之宜酌華實之中决不致混淆無倫
顧一得之見不敢不申於執事也且石子重黃文獻
諸名賢均有著述之功固當表章以開後學而先師
文字散逸在故家舊俗者望採集收錄以爲新邑文
獻之光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荅劉抑亭

歲終領手教具悉倦倦憫時憂道之心一失人身任
所漂泊累劫而不能償迷人見種種情慾以爲實有
依戀營爲終身而不知返所謂言道者多知道者少

此非吾丈生死心切誰肯與言及此豈勝警惕不肖
夏秋以來臥病半載耳加重聽一切交際亦省息豈
上天憐予攬聽多言以此示戒不敢不深省衰齡殘
質後來光景已無多生死一念較舊頗切古云平時
明定臨期自無散亂有生死無生死皆不在計度中
一念惺惺冷然自照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吾丈自
謂已入壯年沉沉半生竟無一念可自撐持尤見虛
受之咸謂不肖殫力窮年主持道脉此豈可以意氣
承領而得耶各各自反自力所謂默成而信實非言
說可了了也陸與中一生擔荷賁志以沒惜哉

與吳安節

執事誠心愛民通邑老穉無不信戴善政方孚不意
以憂去日切去後之思非諛言也讀禮之暇知專志
此學古人毀不滅性哀亦是和若於此勘得分曉便
是入聖之基蓋此學不離見在集義與義襲所辨只
毫厘哭死而哀是集義爲生者卽是義襲推之一切
感應無不皆然此學脉也幸時時密察之同志每月
之會能不廢否執事雖憂居不妨默與贊成一體同
善之心自不容已區區八十餘年老叟世界有何放
不下惟求友一念老而彌切亦不知何心也

與邵仰遠

首夏獲奉教義去住匆匆未盡所請卽如執事自叙初年真純之志不同流俗超脫之興已是入聖血脉路徑後被世習混染乃是鏡體之明偶被塵翳及其刮拭旣淨固無傷於鏡體也伯玉欲寡過未能執事以仰遠爲號其所存可知矣且執事平好惡以宜民以政爲學不事空譚口說廼聖門致知格物之宗旨盡天下是非不出好惡良知者好惡之機是非之則也隨事隨物致此良知卽是格物實落致此良知而無所期必卽是誠意正心所謂一貫之精義與後世

分知行爲兩事以窮至事物之理爲格物者不但毫釐千里此古今學術同異之辨也宛陵諸拙稿與楚侗公問荅稿無非發明此意會中士友能傳之諒已入閱人生惟有一事學貴有根如吾執事初年之志卽是入道之根一切行持保護應感酬酢不過培壅灌溉此根使之充長而已他無所事也千萬自愛

與顧海隅

吾執事於此學卽已篤信邇來應感酬酢喜怒順逆境界能時時不忘此意否居官行政不出賞罰賞罰所以飾喜怒之應迹而本原在於未發之中有未發

之中方有中節之和而喫緊用力其機在於一念之良立此謂之立本達此謂之達道天地此位萬物此育千古聖學舍此更無別路可入惟執事默成而信以直心行之不以一毫世情習見知解伎倆攙次其間使機常在我中和從此而出乃聖修之極也

與董弦齋

緒山先生回道諸賢向學不懈良慰此學不在人情陪奉格套周旋乃是身心自討受用蓋吾人喜怒哀樂之情無時不發人倫庶物無時不應必見得未發之中始能中節一點靈明不至境上抹過始爲日著

日察今日旣爲諸賢信手拈出亦是千古一快若復悠悠自甘怠棄不如不聞之爲愈也會須力行以承之若論此件事得失好醜莫非吾師原不以外境爲加減也

與黃海南

日者文旌入敝地已與麟陽爲數日攀留之計乃以人事牽纏未申欵曲爲歎賢橋梓高誼僕所久懷古有觀志觀行之訓吾執事志行卓然又信此學知不墮於卑污但高明一路亦非氣魄所能承領須從一念入微處理會常見已有過可改處常見有不盡分

處方是致知格物實學方是謙尊而光着意高明翻
成亢激於人情反有未協淑身寧家之道或有所未
盡也因執事有道誼之愛敢以此言相聞當不謂迂
也

與鄭石淵

戚生來領手教捧誦再三知好學不倦問道疊疊尤
用欽躅夫道有本而學有要良知之訓海內誰不與
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每不肖過南譙學中同志
會者不下百餘人自南玄捐棄漸致零落而不肖亦
罕至今法堂前不止草深一丈矣大抵世情是熟境

名利是舊習譬之猿猴偶被馴訓著衣冠以爲能揖
客能捧茶纔見眼前果核依舊跳蹶褫毀復其故態
矣今者則何以異此若肯發必爲聖人之志循其本
執其要只奉行一念獨知朝乾夕惕不放些子出路
新功得手舊習自消生機不息熟境自忘所謂易簡
直截根源於已取之而已矣吾執事既不廢舊學還
望羣集舊日諸友作南譙十日之會以終大業不使
人以猿猴目之亦師長分內事也

與俞虛江

久聞台候開府閩中信義素洽藏於九地動於九天

樽俎折衝特指顧間爾古來儒將歸之武侯其要在於學學以廣才靜以成學非有二也多事紛紜中主靜工夫更有得力處否嘗問陽明先師人稱用兵如神何術以致之師云我無秘術但平生所自信者良知凡應機對敵只此一點靈明神感神應一毫不爲生死利害所動所以發機慎密敵不知其所從來在我原是本分行持世人誤以爲神耳荆川兄憂世一念可貫金石原無一毫依附之情但自信太過運謀出慮若可與先師並駕而馳欲以轉世不幸反爲世轉致增多口於此兄則何所損也吾丈素信先師之

學且知荆川深故述以請証

與戚南塘

春初聞文少挫方以爲慮近接手報復得大捷餘寇多驅入廣境內漸安誠與才合謀與勇濟以全生爲主腦以除殘去暴爲權法持之久遠不要目前近利古所謂儒將者非耶兵革百萬之中不忘論學從一念上討生死可謂知所用力矣紬繹止止堂集尤見造悟真切微言隱義儘有所發但中間尚有承襲舊見未超脫處大學首章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一大規矩明德親民止至善是大綱領後儒以親作新以

致知爲推極知識以格物爲窮致物理失却古聖一體立教宗旨吾丈集中所示經解千里毫厘正在於此不可以不辨也今附解義一冊細加參詳更當有豁然處古人以靜爲學公餘尤望時時靜坐窺見本來面目欄柄在手天下事皆迎刃而解逢蠶午不足憂矣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一終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門人嘉善丁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書

與鄒穎泉

吾執事未蒞任時曾有小東馳候計入照存邇來京師事變日新有如輪雲

天子新祚睿知夙成童蒙之吉所以養正不可不熟爲之慮須復祖宗起居注弘文館舊制選用忠信

有學之士十餘輩更番入直以備顧問而陪燕遊方
爲預養之道聞冲年氣淑儘好文學時與講官接談
機尤可入不知當事者以此爲第一義不斯固不肖
杞人之憂也令器在京同志相依任道真切以學問
承家尤爲難得非積善之慶何以至此健羨健羨

與曾見臺

僕與世丈相別許時道誼之懷未嘗一日忘聞京師
已復同志之會吾丈與楚侗二三兄實倡之此會實
係世道之盛衰人心向背學術邪正之機皆在於此
六陽從地起陽長則陰自消出處雖殊此志未始不

相應也

聖天子在上睿知夙成童蒙元吉竊念養蒙之道不
在知識技能惟保護一脉真純弗爲外誘所妨奪純
氣日長精神自克才能自著若強開以知識雜以機
械混沌鑿而七竅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

聖躬冲穎日處深宮與外廷相接之時無幾食寢宴
游不得不與中官相狎昵此輩是非之心利害之機
未嘗不明但積於染習無人爲之開牖迷而不自覺
耳若得此輩回心向善如家衆之護主人不惟不爲
投間且將隨事納誨以效匡弼之勞比之外廷其功

百倍不肖杞人之憂以心代力博采歷代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錄爲中鑒并附數語開其是非利害使知所勸阻譬之雷藏於澤龍潛於淵深宮固育德之淵澤也如以爲有補世教可跋數語圖刻以傳亦芹曝之苦心也

與魏敬吾

舟中一宵心話百年相許之期定盟於此吾兄於此件事已知認真不肯放手不肯歇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爲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徃獨來

大豪傑無思無爲不是聖諦受用乃是吾人入聖第一著行徑日征月邁兩無相虧惟有此而已惟不能自信未得個悟入處所以未免傍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是世法修行懸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頃與見羅書中有德修罔覺之說幸相與密叅之

與李見羅

南浦過承追送匆匆奉別爲念日來與敬吾兄相處更有精義所云德修罔覺之意曾細叅否良知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卽此便是必有

事卽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畧涉精采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所紀尊翁會語已改數語中間相警處不妨直諒亦恃一體故也

與李見羅

不肖與世契相違若干年每思道誼風神如在旦夕聞嶺南大功爲當事者所攘且抑其進與有道者何損邇聞家食益精所學不以欣戚櫻懷尤見定力前

見所著大學古義以修身爲本以知本爲宗壹是以修身爲本天下國家皆末也故曰物有本末此謂知之至也吾世契所見非有異於師門致知之旨蓋彼此各從重處題掇知是身之靈明主宰身是知之凝聚運動無身則無知矣無知則無身矣一也區區晚年於此更覺有悟入處但無由與世契一面證耳

與張含宇

傳聞有淮上理刑之差果然得便迎養亦一樂也向因吾契曾拈夜氣之說畧譚其槩不知更有理會否吾契得於家學此生知無別路可走但領會處非可

從意氣湊泊格套循守須從一念入微處體究千尋
之木始於萌蘖放海之勢坻於涓流外此別有所湊
泊循守皆義襲之學非師門致知宗旨也閒中可掃
密室焚香靜坐門以此爲善學蓋緣平時此心做
主不定未免向外馳散未免藉此以爲收攝時時求
慊於心方是集義所生方是達本窮源信心漸深功
行漸熟遇境不動微動卽覺不爲所碍方見有所得
力處久久慣習觸處逢源方見無可用力處此勿助
勿忘火候也區區年來行持亦不出此望吾契服膺
弗怠用終大業方爲有光家學耳

與殷秋溟

吾人之學原是與物同體成已所以成物成已謂之
仁成物謂之智合內外之道性之德也若自謂成已
而不能成物縱極護惜軀殼子只成自了漢是謂小
成之法非君子所貴也聞近處毀譽之衝能平懷視
之一毫不動念否乃是上天以此檢驗吾人定力纔
被勘脫便是功行有滲漏處所謂卽此是學非徒挨
排遣適而已也今旣當作人之任秉持教鐸與世界
痛癢原是相關舊尚有愛惜精神之念旣已勘破更
當有轉身處觀光館自甘泉公東郭松溪南野三兄

登壇設法之後法堂前已草深一丈吾人主持世界
繼續光顯正在今日望吾弟舍身爲道與世推移以
萬物各正爲已分事以一物不得爲已責一毫不以
毀譽利害攙次其間方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行徑
然吾所謂捨身非是將精神潑撒陪奉世界須從一
念入微取證一念靈明常感而寂卽是成已以此覺
人教學相長卽是成物此是直心以動性體自然作
用所謂旣以與人已愈有區區晚年受用蓋嘗折肱
而有得者纔涉安排便落意態纔泥見解便着識情
非易簡直截之宗也因吾弟相信之至畧露端倪不

然人將以爲妄矣古有任生死超生死者死生只在
眼前眼前毀譽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是生
死一不來樣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平時澄靜
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有澄靜孔門
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範圍曲成通
乎晝夜之道而知軀殼非所論也若夫超生死一關
生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
五行非緣數所能拘限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
非思想言說所能湊泊惟在默契而已成已成物原
非兩事養德養身原無二學乃是千聖相傳秘藏此

生與吾弟性命相期潛見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
珍重珍重

荅殷秋溟

去冬聞主教成均鐸音益廣昔甘泉公東廓丈皆任
此事甘泉歌詩講禮東廓分朋習射雖未臻實際士
類多所興起譬之黃鐘大呂鼓動於羣夢之中一時
風聲所感固作人分內事也吾契虛明鎮定以身爲
教氣象更當不同但念吾契素有喜靜厭煩之病近
雖覺破終有此意思在人既爲此一大事因緣出世
一番豈忍爲自了漢一體同善之心自不容已凡與

聖只在一念轉移之間似手反覆如人醉醒迷之則
成凡悟之則證聖迷亦是心悟亦是心但時節因緣
有異耳此件事不論潛見出處只看主腦何如誨人
倦時卽學有厭處相長之義也千萬自愛

與林介山

昨承手教知日來道履之槩良用慰浣吾兄心事弟
輩所素信固不待白而後知但致知工夫無有盡藏
時時只知自反時時見得有過可改一毫不起怨尤
之心方是格物實受用處世人齷齪誹謗如含血噴
空固自污染不上中間客氣童心任情作惡病痛能

保其必無否此便是兄所當速改不待終日者也且
兄處此多難能自遣釋比之戚戚沉溺苦海者奚啻
什伯若只從清虛意見上抹過便信以爲無累與聖
賢反已改過實作用却恐未得相應也古人云天下
何事最苦眼前不明大事最苦吾兄當此一番境界
若果能真証實悟了得此一着大事將無入而不自
得矣官之有無名之得喪何異風之過耳尚足以動
念哉

與吳中淮

昨寓徑桐川見執事欵留懇肅虛懷樂受數日交承

顯叅默證可謂傾倒玉瓶矣此件事非是意興所能
做得必須立定脚跟綿密保任久久行持自然有透
露處自然有超脫處非可勉強襲取而致也政與學
原非兩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其功正在親民上
用親者萬物一體之謂其幾不出於好惡兩端民好
好之民惡惡之不是因人有所加減盖我之好惡得
其正自然合於公心同民心而出治道所謂絜矩也
若有所作焉則辟未免拂衆從欲便非一體之學其
幾只在一念發動處自照自察一毫瞞他不得不可
不慎也珍重珍重

與吳中淮

區區暮年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切身外功名得喪何足以動吾一念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無依閒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師所傳究竟一脉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世間不無豪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於吾執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爲繆悠也

荅程方峰

使至領世丈手書反覆展玩審知信道之篤晚年優游樂道所見益邃良用欽企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徹上下真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修譬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知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叅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着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生有滅未離生死窠

白若真信良知從一念入微承當不落揀擇商量一念萬年方是變識爲智方是師門真血脉路世丈謂區區妙悟神契獨先得之區區實無所得蓋常折肱於此偶有所徵耳竊念世丈種種行持只幹辦此一事知無別路可走然尚未脫意根種種參會養此良知之體使光潔圓淨能寂能照觸處似無所疑不爲無見然尚未離見解若欲度脫生死會通世出世法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着脚忘意忘見庶幾得之見來教建閣五峰洞中專事養靜打眠安息一念惺惺不忘之意令人有飄然神游之興衰年艱於遠

涉無由合併終此究竟一言殊爲耿耿

與胡鹿巖

吾兄處謫鄉神思妥貼足知日用工夫隨處得力但以此望諸衆人是爲奇特自吾兄視之只是家常茶飯此外工夫還須有可精處吾人學問不得力只是一種世情鬧熱心放不下下者以功利馳騁上者以事業揮霍最上者以道術通融此等鬧熱處譬之塵埃與金石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爲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痛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至道本淡淡之一字便是吾人對病之

藥纔冷淡便見本色纔鬧熱便落世情此中非見解所能湊泊非氣魄所能支持自痛自癢惟自知自力而已某於吾兄有同心之愛敢以所病而藥者就正於兄彼此不憚服食得爲天地間少病男子亦千古一快也

與周洞巖

士友自閩中來多傳相念之情可謂迹遠而心邇矣貴省自南野先生捐謝後東廓雙江明水諸丈先後相繼而逝同心日就蕭索念菴兄去秋一病幾危今雖平復右手尚苦揮灑且閉關不出諸友聚會之興

益孤思之憮然興懷所望吾兄益務征邁時時從真性流行不闕不縱雖當兵革紛馳之中不忘飲水曲肱之樂一毫不爲幻境所奪明道所謂萬變在人了一無一事須親身勘過乃見大豪傑作用若只揀好題目做抹撥過時光甚非所望於同心也

與徐龍寰

來教欲從事於寡過知虛受求益之懷過者聖賢所不免但辨有心無心從一念取證陽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是希賢希聖真根子有無之間其機甚明瞞他些子不得吾人今日之學未能光顯於世雖是致

知工夫未切亦是格物未有歸着物是見在應感之
實事既有民社之職種種簿書期會便是感應之物
於此磨得心平氣和不急不緩以直而動纔過卽覺
纔覺卽化便是格了簿書期會之物一切酬酢逆順
好醜莫不皆然非必習靜與讀書然後爲學也

與魯書堂

執事宰劇邑撫疲民一切經綸注措足以孚衆情而
當上意足占幹局之良矣顧吾人一生惟有此學無
論閒忙順逆皆是圓明一竅中流出日應萬變而不
窮苟此中不得機竅只在境上隨緣抹過忙時便躁

閒時便昏順則恣情逆則拂意了無自得之處然自
得在於深造而其要莫先於澹世情澹得下則不從
軀殼上起念欲障漸除真機自然透露人我兩忘好
惡不作平懷順應坦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矣此古
人平天下之大道不可以襲取而僞爲者也向與執
事別時曾談其梗槩見執事憮然若有所契於中故
爲申告之亦一體相成之意不容自己也

與蕭全吾

貢受軒云執事在白鹿時向道之志甚切所見亦遽
詢問居官作用能盎然出之不失初念否予以爲潔

已愛民更無可訾若講學風聲未見鼓動豈意興少
減於白鹿時耶承執事道誼相信故以相聞幸密察
之存齋公學則一書雖調停兩家之說以此開發初
機亦甚有補謹附覽可卽命刻之以廣其傳亦歌絃

一印也

與元璞會中諸友

不相會許時近來會聚之興何如督學使者不喜此
事意見不同無足爲怪但此事原是追復先賢道場
又經四五撫按與學憲詳議處分已有成案縱欲變
更豈肯甘心自外於名教但願諸賢牢立脚根默默

自修養晦待時終當有清泰之期損益盈虛時乃天
意天意欲玉成諸賢故生出此一番艱苦以爲堅志
熟仁之助若諸賢不能自立隨世起倒雖使終身處
在順境只成支吾粉飾過日於鍛煉磨礪未有分毫
補益處也烈火中方見真金若只是鍍金假貨隨火
銷鑠則自討敗露亦不足惜也立與不立只在一念
轉移真假可以立辯且彼作惡亦是吾黨依藉假途
有以致之若真修行自立如周如程彼豈作惡也哉
望諸同志各各自靖不爲虛聲浮響所撼動以身明
此學方爲出世偉男子耳

與宛陵會中諸友

不肖得與諸賢爲數日之會雖曾大衆請教未及各罄底裏以盡交修之懷殊爲歉快諸賢敦行好修不同流輩所謂豪傑之士也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多有之以其習氣勝而志不遠也入聖入賢自有真血脈路及身而求萬物皆備自成自道乃爲大樂非意氣所能馳騁非知解所能湊泊非格套所能摹倣其本原自無而生有其功行自有而歸無有無之間其機甚神一念自信獨來獨往旁無牽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與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孔子曲肱自得其樂一而已矣此樂是吾人生生之機如樹之萌芽生意本足雖至千尋合抱未有不從培養萌芽而得者在吾人則爲夜氣虛明聖賢所從以入自此學不明世之學者不知生意所自出不從真息中尋討下落徒欲向外馳求意氣愈盛知解愈繁格套愈多而本來生機愈窒雖使勲業掀天文才蓋世不過採枝摘葉伎倆與清明根本未有分毫交涉也因諸賢惓惓相愛不以不肖爲鄙故敢申布狂言少致相助之意惟諸賢自愛盡去習氣用終遠業吾道之幸也近溪公以身任

道興起多士又得諸賢爲之先後可謂一時遭際然
此件事乃是自己一生立命安身家當若時作時止
因人起倒不能恒以一德未免出於有爲而爲不惟
世人指爲譚柄諸賢當亦不能無愧心也

與貢玄略

黃山之游甚樂不減浴沂興味此是千古入聖真血
脉纔涉意氣發揚格套倚泊便是典要非變動周流
之旨矣老師一生苦心只爲這些子吾人全荷服膺
亦只爲得這些子但活潑行持與弄精蒐伎倆所爭
只毫釐不可不默識此番出游意思收拾頗乾淨人

已應感受益處便覺不同以此知成就人才只當反
求諸已啾啾言說真無益也宛陵士友得近溪兄作
興興味儘好但未免尚涉隨順境緣於自己未見有
安身處些少興味容易休歇吾弟爲壇上主盟須拚
些精神爲之緝熙聯翕真見此生有不容自己之機
不因人起倒始爲自成耳

與貢玄略

緒山兄回備道動定與年來任道爲衆惓切之懷令
人喜而不寐使東南同志皆如賢弟一頭一路無別
勾當此學何患不日明此道何患不日廣耶近溪兄

主盟一方吾道尤幸聞提省人頗涉禪家因果中人
以下以此作接引階梯堅其信道之心亦是權法其
上根敦行之士不能相諒或不免於有疑亦或不可
以不慎也惟只時時提省良知從一念不可欺不容
昧處默默體究高者俯而就下者跂而及至微而彰
至近而神以共進此道更覺省力無弊耳聞緒山兄
與諸同志已有成約明春專望聯袂遠臨作十日合
併之計執事來書亦云然當不渝也

與貢玄略

同志傳聞吾弟日來精誥數學相長孚信者衆知有

真機默爲感觸非徒言說知解相酬應而已也區區
年來亦真見得此學不可一時不理會小心翼翼對
越上帝乃是吾人日履行徑數時來與朋友相聚處
觀法彼此受益與舊亦不同但眼前後輩真發心爲
性命者少去年往江右吊念菴兄雙江東廓魯江明
水相繼淪謝吾黨益孤老師一脈僅僅如綫自分年
衰時邁須得真發心者二三輩傳此微言庶免斷滅
宗傳不知相接中亦得幾人否年來海內風聲雖覺
鼓動針針見血者亦不多得科中敬吾緯川頗深信
此件事部中魯源思默皆有超卓之見可時時覓會

以盡究竟之譚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此也

與梅純甫

相聚浹旬知吾執事悔悟懇切此生卓立之志定不
因人起倒此固執事心盟亦諸友心服者也古云君
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密窺吾執事舉措應感多
失之輕一切笑語未免隨衆洩漏主宰處欠明定堅
凝明道云悟得時活潑潑地不然只成弄精魂此生
既已委身做此件事復爲世情兜絆牽纏非豪傑也
會中諸友亦有數人可共事者時時將此意與之提
省使有用力處方有得力處泛泛從遊只成孟浪耳

荅梅純甫

信宿祠中承吾弟力疾支陪叩請疊疊於此件事比
舊儘着緊所云覺有受益得意處此是吾弟自能取
益若曰真意薰蒸化機圓透似若過譽非所敢當也
來教以未盡密旨爲快尤見求益無己之心吾弟此
生行持知無別路可走但向來尚從解悟而入不離
識神雖時叅校外典尚在言詮上討求日逐應感精
神尚有怠緩雖處靜時不能當體凝寂未免假借於
物以相勝勉強支持非昏沉則散亂無可奈何任之
而已若如此挨排過日雖百年有何了期此皆是識

神用事往來起滅總是生死之本若能深求密究討箇變識爲知路徑更須一着喫緊用力處夫識與良知同出而異名所爭只毫釐識有分別知體渾然識有去來知體常寂故曰良知如太虛萬變紛紜隱見於太虛之中而太虛之體廓然無礙其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此是吾人隨身規矩不可須臾離也學有緝熙光明只此便是不容歇手公案顏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巧之一字乃最上一機存乎心悟非解悟所及何時再晤終此究竟

與梅純甫

承遣吊深領道誼一體至情年老遭此頗覺難堪吾弟譚虎色變休戚所同情之所感自有天則此亦吾弟驗過真實語因此勘破世間皆是假合之緣雖父子骨肉亦無三五十年聚頭哀樂二境如寒暑代謝亦順之而已聞志學書院漸有次第諸友會集不減於昔旣翕然成風久當可望來教謂一切俗事絕念無營而精神意思尚欠凝聚學問功力尚屬悠緩只此欠凝聚悠緩便是世情根子未淨所在若果朝夕究竟只此一事便是單刀直入舍性命行徑豈容更

有礙膺之物耶

與周順之

緒山兄回知吾弟精神完健足勝登涉夙疾普消亦是學問一驗近見吾弟任道懇懇爲衆心切此是一體痛癢不容已處但此中只好平懷順應一毫着不得意見揀擇况以鄉士夫料理鄉中事宜尤難於直遂在吾人應感豈有一毫私意夾帶其間但人情有礙是自己意見有礙善惡固自分明若太爲揀擇亦覺傷和易道尚有匪正之膏不可不細玩盖曲成萬物方是格物方是良知入微工夫且吾人習心未化

未能脫得意見一切世間稱譏好醜皆須消歸在已從入微一念自信自考以求日新若一毫歸過於人見人不是便是意見作障不可不察知吾弟爲道志專自能照徹不待區區煩言也水西精舍得近溪照庇免於傾圮此尤是諸賢立命安身之地時當係念捨身擔當葺理庶幾爲久大之業耳

與周順之

有簡候計已入照老年遭變情覺難堪因念世界缺漏豈能平滿亦安之而已來教謂不理人口幾陷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責人正是吾人精義所在譬之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十九
人被蛇蝎所傷只好自反不能遠避豈可動一毫作惡之心况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省愆視履以求無忝此是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如此不足以任大而遠到也千萬自力
與周順之

太邑數日之會情已懇到黃山一游興更超越因知塵世汨沒不少也執事此生堅忍卓立之志已知自信但日逐應感理會性情功課尚欠愼密尚有觸得動處爲境所套處爲事所擾處臘月三十到來未免手忙脚亂此亦是吾人通病幸共勉之區區此番出

遊打疊頗乾淨人已交承便覺有受益處以此知應感之機甚神成已成物信非兩事也友之令弟向學之志比舊覺稍緩於此不痛加懲艾終妨道業盖此事須從一根上切實做起非打乖弄影所能湊泊也

與沈思畏

黃山之游興頗超越惜吾執事不及與吾人一生惟有此學執事旣已信之矣然此學不能光顯於世使人得藉爲口實其病只是牽情獵心不忘終妨道念此區區素所折肱者聞諸士友云吾執事近亦頗有牽情之病幸密察而痛省之若情慾一節尤當閉關

養德養身莫切於此此同心之誓吾道之望也二位
令器不及另故家庭唯諾舍講學之外率未免爲獵
心也

與沈思畏

遠辱吊慰良感休戚之情老年處此情事若不能堪
賴平時師友之教未至殞滅志學書院聞已就緒同
志聚會不減近溪在任之日皆吾弟與純甫二三君
維持興發之力卽此便見諸君不厭之幾生意人人
本有但須從一念入微識取弗爲世情氣習所蝕未
有不自得者古云樂則生矣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

蹈不知之知始爲真知此入聖微機幸與諸君密察
之區區行履只尋常而意味頗適未敢便謂自得然
此中却儘有商量處何時合併終所請也

與丁惟寅

與執事不相會者許時每同志來詢知年來向道懇
篤汲汲以興起來學爲已任非力量能負荷擔當何
以至此但傳聞微有自高之病自視旣高看人便低
便不能時時取益古人不自滿假以謙而受乃是真
見得本來有無盡藏真見得人人有善可取無有揀
擇此顏子所以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欲罷而有所不

能也千萬自勉自艾蓋區區以千古大豪傑望吾契
不可以小得而止足也

與杜惟誠

汝明來得吾契手書知年來履歷艱苦困鬱之狀令
人惕然然在吾契能隨處鍛鍊消磨求箇出頭不至
大困亦便是學問得力處譬之種樹只要一根生意
不息沍寒深凍未必非堅凝之助耐心守待會有開
泰時候此消息之機也九龍之會近覺何如大凡起
會動衆固在以身任之亦須令此身時時作得主時
時清楚不爲大衆所困方是超脫受用所謂不以天

下萬物撓已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乃是學問極要緊
處知此則知格物之旨矣區區年來覺破此關隨處
與人周旋頗覺省力吾人習氣未盡消除不能無過
一切世間稱譏好醜皆消歸在已自信自艾以求日
新不敢一毫歸過於人亦不欲以此動念作粉飾伎
倆此是一路一頭獨往獨來學脉一切見聞意識雖
極玄妙縱是閒圖度不願諸友復以此擔閣也明年
聞欲入深靜處亦是不耐煩勞欲求超脫之計但今
日格致之功在隨處取正只一念上盤桓若起靜見
便是拈一放一恐入山時亦便不能泰定也何如何

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二
如明春仲天真時祭順之思畏諸友畢來若能隨衆
過此更當面與分割也

與焦仲明

兩月往返周旋見執事意味勤懇道念真切吾道之
幸也兒輩念執事與以寧遠涉通簡爲歎歸家何日
百凡應感更能超脫不沾滯否只此超脫不沾滯便
是入聖之基纔有沾滯便是習氣爲祟不可不念念
提省也以寧世情本淡但用力處還欠精的聚會夾
持不妨直諒相勉所謂不有益於彼則有益於我也

與蕭以寧

兩月往返相聚意興超然卽此便是入聖經路然須
時時克念乃能保任縱有一知半見亦成乾慧與法
流不相接求其滋潤不可得也吾執事世情本淡亦
是資性帶來未必是學力之徵此學有用力處意思
自然充潤和暢源泉混混以漸而達性得所養世情
自忘方是日著日察真機沛然自不容已資性不足
恃也

與王濟甫

此行欲與執事細叙致合併之懷何意執事遭大壽
堂之變不能周旋山水默相證悟殊爲快快別後諸

友會聚更覺何如仲明以寧相從兩月意思儘覺超脫於區區年來心事亦能信之可往台泉聚處數時當有所發也吾弟意思似欲超出上乘力量氣魄却只中人之資種種見前尚有許多滯礙相自己尚有伎倆心分別境徒欲以見解破除消融妄窺上乘拈一放一祇增滯礙耳試默證之當知予言之非狂也

與沈伯南

吾執事信道懇切之情念念不能忘執事天性冲和動靜有恒自是寡過與世間逐逐者何啻千里但此學須發憤篤實光輝以求日新方是出世偉男子聖門不取狷而取狂以其見超而志大也只任見成資性不思翕合善類輔成正學亦不過爲自了漢而已非所望於賢者也

與吳從本

此會見執事意思營營胸中若有物相礙者念吾執事素相信愛者不容自默故申致一言此學無奇特相無些子伎倆可倚靠致良知之外另有出世勾當卽是異學致良知工夫不出倫物感應自有天則於上下交承不能慎動令人見疑非有所挾卽有所爲非隨緣順應家法也執事密察自見精舍賴同志數

人撐持方得久大執事是個中人同志中頗有齟齬
子方自恃以爲至寶人莫能知而人乃視之爲燕石
或莫之與將焉賴哉不肖此番至水西匆匆而執事
視之亦落落未見有虛懷求益之意殊不可曉此事
如覆卵非氤氳醞釀則不能成變化執事視此果何
如耶

與蕭來鳳

戚子可大處寄來書并別楮三首見吾契用功歸一
於致知之教可謂信之篤矣一念靈明洞徹千古一
切世情習氣原自湊泊不上但吾人不曾立得必爲

聖賢之志甘心墮落自傾自蔽世情習氣始乘間而
入乃不能致知之過非良知有所不足也區區入山
旣深無復世慮而求友一念若根於心不容自己春
夏往赴水西白山之會秋杪赴江右之會歲暮始返
越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人生惟此
一事六陽從地起師道立則善人多挽回世教叙正
人倫無急於此惟可與知己道也

答沈宗文

僕衰年艱於途涉爰念令弟宗顏大捷喜不自勝且
聞玄略之變情不容已忻戚交集匍匐遠來深擬與

吾契晤言信宿以罄鄙懷不意從者祭告入鄉不及一面悵然而行彼此歉缺之情可知矣相傳吾契聞報之時初意亦欲歛靜因親友相強遂致縱恣勞攘支費不給至稱貸以益之鄉人嘖嘖無不嘆羨以爲榮有識者則以爲過於喧囂若在所深惜也予見羅念菴登第時其家處之寂然無所加減宗黨至今傳頌不衰邇舍親羅康洲張陽和居家亦甚帖泰凡事務從省約父兄相安不事矜耀家人稍有生事作奸者痛責而遣之鄉黨相狎若儒素之家略無驕貴氣味此皆區區所親際而目睹者也况君家累世積善

好修尊翁未盡之志發於令弟正宜承家守訓以光世德倏爾張皇開拓至爲庸流所歆達者所嘆意尊翁九泉慰慶之餘亦或有感然於衷否也區區受君家父子道誼之情兩世通家不得不以此言相聞望吾契速改以終善道令弟在京亦望以此意相達盡去格套繁縟之習凝靜澹泊益勉於學以慰四方同志之望不惟保終令德亦以篤祐而綿福也諒吾契素所信愛當無逆耳之嫌所需令尊翁墓表便中脫稿卽當付刻也

與沈宗顏

頃見題名大對第一可爲

聖朝得人之賀不肖辱賢父子兩世交承相信相愛之情甚篤於宗門宗說契悟亦深邇者彙征之會六陽從地起仰以成泰風聲鼓召上下相聯於世道亦將有賴非徒通家識私喜而已也夫學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京師舊有同志月會相傳已久近因時好差池漸成避忌消息盈虛時乃天道不足爲異但吾人此生發心原爲自己性命自性自修自命自立無所待於外若以時之向背爲從違所學何事非所望於豪傑也近見當時錄文有談性說命

假禪幻以爲表異之說令人惕然發深省吾黨之學果有假於禪幻自當創悔懲艾以圖自新若爲自己性命將以尚友千古不墮此窠臼則當益求自信順逆境界莫非動忍增益之助非時議所能益也元老於師門之學原亦相信近因吾黨不能以實意將之微致規切意在相成非有所作惡也世人過於承望形聲相軋釀成紛紛之議遂使信學之初心混迹疑似隱隱約約闇而弗彰此等氣象豈 聖世所宜有宋之末世殷鑒不遠憂世君子所當亟反兩圖之者也明良相遇自古所難

聖上睿哲天授元老仰承翊贊世方以伊之一德說之啓心望之不徒一時彌縫粉飾爾也夫有伊傅學術方能成伊傅事功若非究滌心源徹底瑩淨使上下孚格出於譽望聲色之外德從何一心從何啟此在當事者所當自愛非杞人之過計也元老與吾契有年家之雅故以相聞幸默存之爲此亦爲彼也所云月會之議還望終始自信約三五同志續而舉之此件事不論在朝在野原是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強飾門戶求以矯亢于時也

與沈宗顏

前有啓候計在照存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弘偉家學相承此生知無別路可走從前偶有出入乃是習氣未除譬之千里神駒縱步康莊時有迴旋行當返駕不足爲累又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諸夢自除况在今日又是轉身大覺之時徑超直入一念萬年堅志達才寧復有所掛牽爾耶我朝二百餘年魁首者六七十人歷稽往牒百年前者已入鬼錄五十年前者或存或亡已如塵夢中間可稱述或以綱常立命或以性命安身一峯念菴二三公之外不復多見丈夫置身天地間自當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之榮

而已也區區八十老翁於世界更有恁放不下惟師
門一脉如綫之傳未得一二法器出頭擔荷未能忘
情切切求友於四方者意實在此年來勘得此件事
更無巧法只從一念靈明識取此一念靈明是千古
入聖真脉路吾契已平時信得及更望深信密體不
作知解言說抹過使此學日光日顯日孚於衆擔荷
有人不致泯泯老懷始有所慰耳梅純甫查子警翟
思平蕭思學以寧諸友此番合併意皆充然亮一體
附知

與丁存吾

獻歲譖知道履明定爲慰道誼於朋友不可一日相
離不知吾契看得緊要與否諸友月會之期能不廢
否吾契於此學志切好專知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
感尚覺有礙膺處未能超然脫得窠臼未免揀題目
做若果徹底承當得來着衣喫飯無非實學一念相
應便是入聖根基便不在題目上作好醜安排障安
節在會稽士民皆有去後之思此生其必爲君子無
疑也學問事方發心起手未及究竟會時可致意

與鄧子和

吾契數來就教足知好學不變初心所愧出入無常

未得悉心論訂良歎良歎向者吾契曾有手冊之託亦未及酬吾契於此學自分作何承受此生自分作何結果良知之說吾契既已聞之熟果能實致其良知否乎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在脚跟下不肯着實理會未免在功利世情上作活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皆成戲論譬一器先受烏頭砒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變爲毒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潛伏流注已非一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脚跟下原是貼襯不起以虛見勝實病雖時時發狠徒長勝心未見有分毫補益處也吾

輩欲討真受用更無巧法須將此器所受毒藥徹底洗滌令乾淨寧可一生冷淡寂寞不在世情上討些子便宜良知本來面目始有十分相應處方爲不辜負初心耳此吾與賢契所當共勉者也

與徐邦中王以忠

唐大嘉至得手書知近來行履篤實見處亦穩帖豈勝慰浣所云天道過於漏洩高明者知其說而玩之庸近者苦於玄深無下手處此是海內講學通病神移默轉之機在吾人以實行示之使之相觀而化方有所濟若復在言句上騰播知解上探測以求救正

是救焚而膏之也大嘉力量見解皆欲歸正心亦甚
虛更加深沈簡默常見不足尤爲性情真受用耳聞
葉邦佐篤信此學與吾契密邇交修之助可知未及
專簡傳習錄一部附致遠情幸爲道之

與徐成身

向得吾契手書知任道之志甚切同志聚會得朋之
慶可知聞沃洲兄尋常相會必有交修之益當軸者
主盟道脉一切聚會自默有風動之機但吾人自立
不藉外境以爲順逆得失好醜莫非吾師譬諸真根
着地和風暖日與嚴霜凍雪莫非長養堅凝之助於

已取之而已區區過蘭江同志落落亦緣吾契出山
人心未免懈散勢使然也今年且不欲遠出得與浮
峯麟陽諸同志時常相接以其餘力訓課兒輩附去
講義并別念菴書附覽便中出與諸同志一商之餘
在內亮而已

答徐成身

大嘉來領手教乃知此件事不徒發心要做已煞有
所見亦不但言說知解湊泊而已也所舉舉業牽累
思慮紛擾本體正助諸病足見用功懇切非漫語者
大抵日用應感行持雖千緒萬端而生身立命工夫

只有一路士之於舉業如農有農業商有商業工有工業伊傅管膠諸賢豈嘗舍所業而別有成學吾人看書作課未免有所滯着乃是得失心爲累非舉業能累人也吾人不從得失上打疊下落徒欲一拈一放以求工夫歸一亦見其惑矣所云良知本體原無思慮未免從耳根承領來話頭若真有所悟便應觀體承當當慮與不當慮又從何處湊泊得靜時覺有頭緒感物便多走作總屬知解調停若信得本無思慮徹動徹靜只是一箇良知又寧有兩截耶告子在心上用功火候略緊始有正助之病吾人只在知見

上求通曉未曾見得本體縱有悔悟又在先難後獲話頭生死見來與告子受病相隔尚遠在只如渾淪無意綿密行之把作用處正是意象紛紜非破的語凡此皆因執事所問漫爾分疏亦覺饒舌已甚聞令兄成孚成道志道懇懇未緣覲晤晨夕聚觀并出此請正外傳習錄各一部托大嘉致上自愛自養用慰心期

與徐成身

許久不得吾弟音耗同志自北來者皆云會友講學之風日盛皆吾弟二三人爲之倡導其不廢業可知

人生只有此一事區區數年來看得性命心較切只
從一念入微理會世途役役尤須着緊悠悠一時卽
放過一時行業何賴吾弟於此不爲無見猶未免有
起倒終是些子未得安穩近來操持更何如區區身
外百念都忘全體精神只幹辦此一事但念東廓雙
江念庵荆川諸兄相繼淪謝同心益孤會中得幾箇
真爲性命漢子承接此件事方放得心不然老師一
脉幾於絕矣如吾弟區區素所受記不可不力任唐
大嘉走路漸遠可惜此子畢竟有力量但世情染得
太重脚起脚陷未得轉頭吾黨還須養他不要棄絕
若逃遁益遠轉處更難縱使不能轉亦不失吾待人
之道也此件事只要源頭清此處不清到底有夾帶
非了徹也慎之慎之

與莫廷韓

吾弟平生忠信廓達以名節自勵尤精於詞翰燁然
爲世所稱豪傑作用自應有此區區所望於吾弟更
有進於是者右軍履歷卓然載在晉史識見才望係
晉室安危者三十餘年觀其永和氣象懷抱超然齊
彭殤一得喪蓋幾於道者惟其精於墨妙世人止以
絕技稱之掩其平生陽明先師嘗戲言曰富人用金

作酒器嫌其太質以五采點飾之人但稱其爲采粧器皿而亡其金體之貴右軍之謂也吾弟天性本近於道而人之所羨者在彼而不在此何以異於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正有云志於道則志專神翕德成而藝益進役役於藝則志分神馳而德亡藝亦不進在豪傑當知所自審矣師門所傳學旨至易至簡當下具足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可以超凡入聖一念靈明時時保持不爲世情嗜欲所昏擾不爲才名藝術所侵奪便是緝熙之學自古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亮之勉之

荅周居安

久不聞音耗想念令器之恙常懸懸年少有志甚是難得迺爲病鄉所纏不能時常在此相會以盡相與之益致使吾弟亦滯於形迹有負初心所期莫非命也雖然古之豪傑未有不從病困中進德大抵處順境則意氣易於飛揚處逆境則精神自會收斂貞下起元天之道也剝而後復易之道也只怕吾弟及令器未是大豪傑未免爲病魔所降若果信得良知及時不論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順在逆只從一念靈明自作主宰自去自來不從境上生心時時徹頭徹

尾便是無包裹從一念生生不息直達流行常見天
則便是真爲性命從一念真機綿密凝翕不以習染
情識叅次攙和其間便是混沌立根良知本無起滅
一念萬年恒久而不已吾弟果信良知及時來書所
謂三轉語可渙然氷釋矣吾弟天質本篤厚但入悟
處微欠超脫所以未免擔閣過世界不肖與吾弟修
合此方乃是丹府一粒服之可以直躋聖位非但去
病而已也令器處並以此意語之令器資性儘好只
未曾用格物工夫所以發問未見着實今將來書批
數字與之可細細開導得個悟入處家庭中真樂無
以過矣

與張叔學

得手書知日來向道甚切豈勝慰浣吾弟天資本和
平但用心覺疎處事微欠剛斷種種應感未免纏繞
漸至因循因循不已便成墮落揆其病原只是最初
一念欠決烈耳若只如此揩抹過時光豈惟道念不
進雖舉業亦成擔閣譬如人在夢中只爭箇覺與不
覺今既有將覺之機會須猛省振衣一起以收開復
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矣因同志之愛附此相警
所謂交修之望也

與張叔學

白石年兄知吾弟相信愛欲得再會以盡合并匆匆
別去托致相念之情詩選後編奉留覽其白沙集留
座船厨中容日尋致大抵白石前集多循體格尚存
脂粉後集多出已意得之荆川之助爲多人反以爲
體弱不知淡始近道吾人之學亦可以此求之秋期
過杭再會更當面質以慰平生也

與張叔學

此番雖得入試然神思却甚憊矣凡百可省心息慮
如不欲戰相似以無意應之庶幾有補若再以得失

念叅之翻成惑亂無益吾弟文字比之往時已知入
路然氣格尤欠嚴密詞句亦少清溜顯處似入於淺
隱處似涉於晦要之還是念頭上欠精明之故大抵
場中文字如走馬看錦雖七篇都要平稱然須有一
二篇着意處所謂萬綠枝頭一點紅主司以此爲進
退不可一槩忽過總在吾弟臨機自作主宰而已

與張叔學

此行受久庵公真切之教向來凡情習氣頓覺消滅
可謂不虛行矣同志中多言此公未盡精蘊區區向
來亦有此疑細細體究殊覺未然且道先輩長者肯

以此學自任終身者有幾肯以此學諄諄誨人惟恐不能及者有幾吾輩但當領其懇切之心間或議論見解有未同處且當存之不必深辨但云老師處似未盡愜又以濂溪明道未免爲上乘禪宗於心誠有不安然亦當姑置之惟日逐修身改過盡去凡習以還真純是爲報答此公耳仲時意謂甚好承其惓惓相信之情殊覺真實區區所報答老師罔極之恩舍仲時身上無用力處一路讀仲時詩稿喜不自勝不惟辭句清亮思亦悠悠能於本原參透一番更當有進於此者大抵作詩須當以玄思發之方不落言詮惟終勉之

瑣瑣步驟未免涉蹊逕非極則也何如何如吾弟於此件事相信已久但須打歸一路用力庶不作輟耳

澗先生全集

卷之十二

三十一



